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唐語林卷三

詳校官侍講學士臣平恕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候補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學錄臣謝登雋

謄錄監生臣汪國均

唐語林卷三

宋　王讜　撰

方正

狄梁公仁傑為度支員外郎車駕將幸汾陽宫仁傑奉使修供頓并州長史李玄冲以道出妬女祠俗稱有盛衣服車駕過者必致雷風欲别開路仁傑曰天子行幸千乘萬騎風伯清塵雨師灑道何妬女敢害而欲避之

玄冲遂止果無他變上聞之嘆曰可謂真丈夫也後為冬官侍郎充江南安撫使其風俗歳時尚滛祠廟凡一千七百餘所仁傑並令焚之有項羽廟吳人所憚仁傑先檄書責其喪失江東八千子弟而妄受牲牢之薦然後焚之

陸少保字元方曾於東都賣一小宅家人將受直矣買者未見元方因告其人曰此宅子甚好但無出水處耳買者聞之遽辭不買子姪以為言元方不知爾是欺之

也

裴光庭累典名藩皆有異政明皇謂宰相曰裴光庭性

惡惡如扇驅蚊蚋焉

宋璟為廣府都督明皇思之使内臣楊思勗馳驛往追

璟就路竟不與思勗交一言思勗以將軍貴倖殿中訴

于明皇上嗟嘆良久拜刑部尚書

代宗惑釋氏業報輕重之說政事多託於宰相而元載

專權亂國事以貨成及常衮為相雖賄賂不行而介僻

自專升降多失其人或同列進擬稍繁則謂之黯伯於是京師語曰常分別元好錢賢者愚愚者賢崔祐甫素公直因於衆中言曰朝廷上下相蒙善惡同致清曹峻府爲鼠輩養資豈所以裨政耶由是爲恃權者所忌建中初祐甫執政中外大恱

郭尚父在河中禁無故走馬犯者死南陽夫人乳母之子抵禁都虞候杖殺之諸子泣訴虞候縱横之狀公叱而遣之明日對賔客歎息數四以其事告客曰不賞父

之都虞候而惜母之阿嬭兒非奴才而何
中書侍郎張鎬為河南節度使鎮陳留後兼統江淮諸
道將圖進取中官絡繹鎬起自布衣一二年登宰相正
身特立不為苟媚閹官去來以常禮接之由是為閹豎
所嫉稱其無經畧才徵入改為荆府長史未幾又除洪
府長史江西觀察使
相里造為禮部郎中時宦官魚朝恩用事稱詔集百僚
有所評議凌轢在位宰相元載以下唯唯而已造抗言

酬對無降屈之色朝廷壯之

崔祐甫為中書舍人時宰相常衮當國祐甫每見執政問事未曾屈舍人岑參掌誥屢稱疾不入宿直人雖憚而不敢發崔獨入見以舍人移疾既多有同離局衮曰此子羸病日久諸賢豈不能容之崔曰相公若知岑舍人抱病本不當還授今既居此安可以疾辭王事乎衮默然無以奪也由是心銜之及德宗在諒闇中衮矯制除崔為河南少尹上覺其事遽追還之拜中書侍郎平

章事而冡謫于嶺外

李惇為淄青節度判官其使尚衡弟頗干政惇屢言之衡曰兄弟孤遺相長不作失意惇曰君既愛之當訓以道何使其縱恣衡家又好禱車輿出入人吏苦之惇又進諫衡不能用他日衡對曰客有所問惇曰惇前後獻愚直大夫不用今復何問衡曰吾子好詆訐為惇曰忠言詆訐久居何益請從此辭遂趨出衡怒不使追之

裴藻者延齡之子應鴻辭舉延齡于吏部候消息時苗

給事及杜黄門同時為吏部知銓將出門延齡接見採偵二侍郎口氣延齡乃念藻賦頭曰是沖仙人黄門顧苗給事曰記有此否苗曰恰似無延齡仰頭大呼曰不得不得敕下果無名藻者劉禹錫曰當延齡用事之時不預實難也非杜黄門誰能拒之

韓太保臯為御中丞京兆尹常有所陳必於於紫宸殿對百僚而請未嘗詣便殿上謂之曰我與卿言于此不盡可來延英訪及大政多所匡益或謂臯曰自乾元巳

來羣臣啟事皆詣延英得盡公何獨于外庭對衆官以陳之無乃失于慎密乎公曰御史天下之平也摧剛植柔惟在于公何故不當人知之奈何求請便殿避人竊語以私國家之法且肅宗以茵晉卿年老艱步故設延英後來得對者多私自希寵干求相位奈何以此為望哉

高平徐宏毅為知彈侍御史創置一知班官令自宣政門檢朝官之失儀者到臺司舉而罰焉有公卿大僚令

問之曰未到班行之中何必拾人細事宏毅報曰為我謝公卿所以然不以惡其無禮于其君（案此下有脫文）

代宗時久旱京兆尹黎幹于朱省門街造龍名城中巫覡舞雩幹與巫覡史起舞觀者駭笑經月不雨幹又請禱于文宣王上聞之曰丘之禱久矣命毀土龍罷祈雨減膳節用以聽天命及是大霈百官入賀

李希烈跋扈蔡州時盧杞為相奏顏魯公往宣諭而謂顏曰十三丈此行自聖意顏曰公之先忠烈公面上血

是其舐之忍以垂死之年餌虎口杞聞之踣焉盧即是

御史中丞奕之子

裴澥為陝府錄事參軍李汧公勉除長史充觀察始至

官屬吏謁訖令别召裴錄事與之語公曰少頃有讌便

請隨判官同赴凡三召不至公怒明日召澥讓之曰久

聞公名故超禮分相召何忽而不至澥曰必也正名各

司其局古人所守其敢忘之中丞自有賓僚走其吏也

安得同宴汧公曰吾過矣遂請入幕澥之子充太常寺

太祝年甚少時京司書考官之清高者例得上考充之同輩皆上中考充詣于卿長曰此舊例也充曰奉常職重地高不同他寺本設考課為奬勵有勞則書豈繫于官秩若一以官上下為優劣則卿當上上考少卿上中考中丞上考主簿中考協律下考其等當受杖矣卿笑且慙遂特書上瀨後累遷同州刺史所在有能名充至湖州刺史

張萬福以父祖力儒不達因焚書從軍遼東有功累官

至右散騎常侍致仕萬福為人慷慨嫉險佞雖妻子未甞敢輒干甞徑造延英門賀諫官陽城雪陸贄寃時人稱之仕宦七十年未甞病一日雖不識字為九郡皆有惠愛

順宗寢疾韋執誼王叔文等竊弄權柄憲宗在東宮執誼懼之遂令給事中陸質侍讀潛伺上意因解之及質發言上曰陛下令先生與寡人講讀何得言他惶懼而出

李相國忠公貞元十九年為饒州刺史先是郡城已連失四牧故府廢者七稔公涖任後命啟鑰而居之都吏以有怪堅請公曰神好正直守直則神避妖不勝德失德則妖興居之在人

李忠公之為相也政事堂有會食之牀吏人相傳移之則宰臣當罷不遷者五十年公曰朝夕論道之所豈可使朽蠹之物織而不除俗言拘忌何足聽也以此獲免余之願焉敢徹而焚之其下鏟去聚壤十四畚議者稱

馬

裴先德垍在中書有故人官亦不畀自遠而至垍給郵甚厚從容款狎乘間求京府判司垍曰公誠佳士也但此官與公不相當不敢以故人之私而隳朝廷綱紀他日有瞎眼宰相憐公者不妨卻得其執守如此

柳元公初拜京兆尹將赴上有神策軍小將乘馬不避公于市中杖殺之及因入對憲宗正色詰專殺之狀公曰京兆尹天下取則之地臣初受陛下奬擢軍中偏裨

躍馬衝過此乃輕陛下典法不獨試臣臣知杖無禮之人不知打神策軍將上曰卿何不奏公曰臣只合決不合奏曰既死合是何人奏公曰在街中本街使金吾將軍奏若在坊内則左右巡使奏上乃止

柳公綽善張正甫柳之子仲郢嘗遇張于途去蓋下馬而拜張郤之不從他日張言于公綽曰壽郎相逢其禮太過柳作色不應久之張去柳謂客曰張尚書與公綽往還欲使兒子街市騎馬衝公綽耶張聞深謝之壽郎

仲郢小字也公綽為西川從事嘗納一姬同院知之或徵出其妓者公綽曰士有一妻一妾以主中饋備洒掃公綽買妾非妓也

張正甫為河南尹裴中令伐淮西置宣府西亭裴公舉一人詞藝好解頭張正色曰相公此行何為也可記得河南府解頭中令有慙色

韓愈病將卒召羣僧曰吾不藥今將病死矣汝詳視吾手足支體無誑人云韓愈癩死也

文宗時昭義軍節度使劉從諫襲父帥潞少年明俊自謂河朔近無倫比公卿輻湊其門廣納金帛于權倖名譽甚著求帶平章事人多許之而憚宰相李固言欲觀其意遇休暇謁于私第遂言其情固言曰僕射先君以天平功書于簡冊及鎮上黨近二十年但聚斂貨財雄壯軍旅不發一卒戍邊未嘗修朝覲之禮及即世後僕射從三軍之情擅領戎務坐邀爵秩朝廷以僕射先君勲績不絶賞延當領偏師輸忠㳺景遂不行與憲將何

以上報國恩既不能效田承嗣張茂昭王承元携家赴闕永保禄位則請邊陲一鎮拓境復疆朝廷豈不以衮職命賞區區求之一何容易從諫矍然失色再拜趨出從諫厚結倖臣竟加同平章事宰相餞于郵亭李公曰相公少年勉報國恩幸保家勿殃後嗣從諫以笏叩額下淚至鎮謂將校曰昨者朝覲遍觀德望唯李公峻貞明凜凜可懼真社稷之臣也

唐尚書特太和六年尉渭南為京兆府試進士官杜丞

相悰時為京兆尹將託親知間等第原注時重十人內為等第召公從容兼命茶酒及語舉人則趨而下階俯伏不對杜公竟不敢言而止是年上等內近三十餘人數年內皆及第無缺落者前後莫比

崔慎由以元和元年登第至開成已入翰林因寓直忽中夜有內使宣召引入數重門至一處堂宇華麗簾幕重蔽見二中尉對燭而坐謂慎由曰上不豫已來已數日兼自登極後聖政多虧今奉太后中旨有命學士草

㬎立令愼由大驚曰某有中外親族數千口兄弟甥姪僅三百人一旦聞此覆族之言實不敢承命况聖上高明之德覆于八荒豈可輕議二中尉黙然無以為對良久啟後户引愼由至一小殿見文宗坐于殿上二人趨階而數文宗過惡上俛首又曰不為此㭁木枕枕錯失不合更在坐矣仍戒愼由曰事泄即汝矣于是二中尉自執炬送愼由出殿門復令中使送至院㭁木枕者俗談强項也愼由尋以疾出翰林遂金縢其事付其子垂

休遂切於勦絶宦官者由此

李相石在中書京兆尹薛元賞謁石于私第故事百寮將至宰相宅前驅不復呵元賞下馬石未之知方在廳若與人詬競者元賞問焉云軍中軍將元賞排闥進曰相公朝廷大臣天子所委注府釁夷和陰陽安百姓叶衆心無敢乖謬升紬賢不肖賞功罰罪皆公之職安有軍中一將而敢如此哉夫貴賤失序綱紀之紊常必由之前朝廷如此猶望相公整頓壞頽豈有出自相公者

即疾趨而去顧左右曰無禮軍將可擒于馬下橋祇候元賞比至則袒臂跽之矣中尉仇士良有威權其輩已有訴之者宦官連聲傳士良命曰中尉奉屈大尹元賞不答即命杖殺軍中大將怒元賞乃白衣請見士良士良出曰敢杖殺軍中大將可乎元賞即具言必無禮狀且宰相大臣也中尉大臣也彼既可無禮于此此獨不可以無禮于彼乎國家之法中尉所宜保守一旦壞之可惜其已白衫惟中尉命士良以其理直命左右取酒

飲之而罷石從子庾少擢進士第石之力也累拜監察御史在東都崔相鉉鎮淮南到洛累日不拜塋庾封其節將奏之時人稱焉

武宗時幸教坊作樂優倡雜進酒酣作技諧謔如民間宴席上甚悅諫官奏疏乃不復出遂召優倡入敎内人習之官者請令揚州選擇妓女詔揚州監軍取解酒令妓女十人進入監軍得詔詣節度使杜悰請同于管内選擇悰曰監軍自承旨悰不奉詔書不可擅豫椒房事

監軍怒奏之宦者請並下㤝上曰不可藩方取妓女入宫掖非禹湯所為斯極細事豈宜詔大臣杜㤝累朝舊德深得大體真宰相也及㤝入相中謝上曰昨詔淮南監軍選擇酒令妓女欲因行幸舉酒為歡樂耳音聲使奏偶然下命朕德化未被而色荒外聞賴卿不徇苟且不然天下將獻納取悦朕何由得知報卿忠讜命卿作相內懐自賀如得魏徵

懿安郭太后既崩禮院檢討王皥請祔景陵配饗憲宗

廟宣宗大怒宰相白敏中召皡詰其事皡曰郭太后是
憲宗元妃汾陽王孫廹事順宗爲婦憲宗崩事出曖昧
母天下五朝不可以疑似之事黜合配之禮敏中怒甚
皡聲色益壯宰相將會食周墀立敏中廳門以候敏中
語墀正爲一書生惱亂但乞先之墀就敏中問其事皡
益不屈墀以手加額皡賞其正直翼日皡貶句容縣令
墀亦免相大中十三年秋八月上崩令孤綯爲山陵禮
儀使奏皡爲判官皡又論懿安合配享憲宗始升祔焉

韋澳為京兆尹豪右歛手鄭光宣宗舅莊租不納澳繫其主者期以五日不足必抵法太后為言之上延英問澳曰今日納租足於否澳曰尚在限内來日即不得矣澳既出上連召之曰國舅莊租今日納足放主者否澳曰必放上白太后曰韋澳不犯犯且與送錢納卻頃刻而租足案此事已見政事門文有異同今並存之

李景讓夏侯孜立朝有風采景讓為御史大夫視事之日以侍御史孫玉汝監察御史盧柏王覿不稱職請移

他官孜為右丞以職方郎中裴誠虞部郎中韓贍無聲績訴諧取容誠改太子中允贍為鳳州刺史

李景讓為御史大夫宰相宅有看街樓皆封泥之懼其劾奏也然終以强毅為衆所忌故事除大夫百日内他人拜相謂之辱臺景讓未旬蔣相伸先拜景讓除西川節度不踰年致仕歸東都

崔瑶知貢舉以貴要自恃不畏外議牓出率皆權豪子弟其弟兄見之輒曰勿觀察吾眼案此下有脱文

劉允章祖伯芻父寛夫皆有重名允章少孤自立以臧否為已任及掌貢舉尤惡朋黨初進士有十哲之號皆通連中官郭纁羅虬皆其徒也每歲有司無不為其干撓根蔕牢固堅不可破都尉于悰方以恩澤主鹽鐵為纁極力允章不應纁竟不就試比考帖虬居其間允章誦其詩有簾外桃花曬熟紅不知熟紅何用虬已具在去留中對曰詩云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侍郎得不思之頃之唱落衆莫不失色及出牓惑

于浮說予奪不能塞時望允章自鄂渚分司東都其制中書舍人孔晦之辭弟紓為諫官乃允章門生率同年送于坡下紓猶欲前行允章正色曰請違公不去故事門生無答拜者允章于是答拜同行皆愕然

懿宗迎佛骨自鳳翔至內禮儀盛於郊祀中出一道夾以連索不得輒有犯者車馬相接締以組繡緣路迎拜數十里不絶天子親幸安福樓以錦綵成橋骨至即降樓禮訖然後迎入禁中置于安國寺宰相以下施財不

可勝計百姓競為浮圖以至失業明年懿宗崩京兆尹薛逢毀之無遺

封侍郎知舉首訪能賦人盧駢詣羅邵興云主司愛賦十九案此下有脫文官羅曰主司安邑住邵興居宣平彼處愛賦無由得知

鄭少尹師薰知舉放牓日畢令到宅謝恩至蕭相公知舉牓日放並無人及門時論稱之主司放牓日於貢院見門生惟廣南鄭尚書及楊侍郎禮部故事每年主司

中塲多作風采鄭詹尹知舉第一李侍郎藩知舉落人極多唯許下杜相公帖曰每去一人必吁嗟移時

太宗得鷂子俊異私自臂之望見魏公乃藏於懷公知之遂前白事因自話古帝王逸豫微以為諷上惜鷂子恐死而又素嚴憚徵欲盡其言徵語愈乆鷂竟死懷中

貞觀中西域獻胡僧呪術能生死人太宗令于飛騎中選卒之壯勇者試之如言而死如言而蘇帝以告宗正卿傅奕奕曰此邪法也臣聞邪不干正若使咒臣必不

能行帝召僧咒奕奕對之初無所覺須臾胡僧忽然自倒若為物所擊者更不復蘇

王義方時人比之稷契鄭公每云王生太直高宗朝李義府引為御史李以定册立武后勲恃寵任勢王惡而彈之坐是見貶坎坷以至于終

徐大理有功每見武后將殺人必據法廷爭嘗與武后反復詞色愈厲后大怒令拽出斬之猶回顧曰身死死法終不可改至市臨刑得免除為庶人如是再三終不

挫折朝廷倚賴至今猶憶之其子預選有司皆曰徐公之子安可拘以常調乎

狄内史仁傑始為江南安撫使以周赧王項羽吳夫槩王春申君趙佗馬援吳桓王等神廟七百餘所有害於人悉除之惟夏禹吳太伯季札伍子胥四廟存焉此䕃事已見本門首條文有詳畧今並存之

李日知為大理丞武后方肆戮胡元禮承旨欲陷人死刑令日知改斷再三不從元禮使人謂李曰胡元禮在

此人莫覓活李謂使者曰日知在此人莫覓死竟免之
高祖即位以舞人安叱奴為散騎侍郎禮部尚書李綱
進諫曰臣按周禮均工樂胥不參士伍雖復才如子野
妙等師曠皆終身繼代不改其業故魏武帝欲使禰衡
擊鼓乃解衣服露體而擊之問其故對曰不敢以先王
法服為伶人衣也雖齊高緯封曹妙達為王安馬駒為
開府有國家者但為殷鑒天下新定開太平之運起義
功臣行賞未遍高才碩學猶滯草萊而先令舞人致位

五品鳴玉曳組趨馳廟廊固非創業規模貽厥子孫之道高祖竟不能從

周興來俊臣羅織衣冠朝野恂懼御史大夫李嗣真上疏諫曰臣聞曲逆之事漢祖謀疎楚之君臣乃用黄金七千斤行反間之術項羽果疑臣下陳平之計遂行今告事紛紜虚多實少如當有凶慝焉知不先謀疏陛下君臣後除國家良善臣恐為社稷之禍伏乞陛下迴思遷慮察臣狂瞽然後退就鼎鑊實無所恨臣得没為忠

鬼孰與存為諂人如羅織之徒即是疎間之漸陳平反
間其違乎哉遂為俊臣所構放于嶺表俊臣死徵還途
次桂陽而終贈濟州刺史中宗朝追復本官
武三思得幸于中宗京兆人韋月將等不堪憤激上書
告白其事中宗惑之命斬月將黃門侍郎宋璟執奏請
按而後刑中宗愈怒不及整衣履岸巾出側門迎謂璟
曰朕以為斬矣何以緩之命促斬璟曰人言宮中私于
三思陛下竟不問而斬之臣恐有竊議固請按而後刑

中宗大怒璟曰請先斬臣不然終不奉詔乃流月將于嶺南尋使人而殺之

睿宗朝太平公主用事栁渾以斜封官復舊職上疏諫曰陛下即位之初納姚宋之計咸黜斜封今以斜封之人不忍棄是先帝之意不可違若斜封之人不忍棄是韋月將燕欽融之流不可褒贈李多祚鄭克乂之徒不可清雪陛下何不忍於此而忍於彼使善惡不定能反覆相攻致令君子之道消小人之道長為正者銜冤將

何以止姦邪將何以懲風俗耶睿宗遂從之因而擢渾拜監察御史原注太平御覽曰柳渾拜監察御史臺中執法之地動限儀矩渾性放曠不甚檢束察長拘謹忿其疎縱渾不樂乞外任執政惜其才特奏為左補闕

韋仁約彈右僕射許遂良出為同州刺史遂良復職黜仁約為清水令或慰勉之仁約對曰僕狂鄙之性假以雄權而觸物便發丈夫當正色之地必明目張膽然不能碌碌保妻子也時武侯將軍田仁會與侍御史為張仁禕不協而誣奏之高宗臨軒問仁禕仁禕惶懼應對

失次仁約歷階進曰臣與仁褘連遭頗知事由仁褘懦而不能自理若仁會眩惑聖聽致仁褘非常之罪則臣事陛下不盡臣之恨矣請專對其狀詞辯縱橫高宗深納之乃釋仁褘仁約在憲司于王公卿相未嘗行拜禮人或勸之答曰鵰鶚鷹鸇豈衆禽之偶奈何設拜以狎之且耳目之官固當獨立耳後為左丞奏曰陛下為官擇人無其人則闕今不惜美錦令臣製之此陛下知臣之深矣振舉綱目朝廷肅然

李義府恃恩放縱婦人淳于氏有容色坐繫大理乃託大理丞畢正義曲斷出之或有告之者詔劉仁軌訊之義府懼洩繫正義于獄侍御史王義方將彈之告其母曰姦臣當路懷祿而曠官不忠老母在堂犯難以危身不孝進退惶惑不知所從母曰吾聞王母殺身以成子之義汝若事君盡忠立名千載吾死不恨焉義方乃備法冠横玉階彈之先叱義府令下三叱乃出然後跪宣彈文高宗以義方毀辱大臣言辭不遜貶萊州司户秩

滿于昌樂聚徒教授母亡遂不復仕進總章二年卒撰筆海十卷門人何彥先員半千制師衣服三年喪畢而

李昭德在則天朝時諛佞者必擢用有人于洛水中獲白石有數點赤詣闕請進宰相詰之其人曰此石赤心所以進昭德叱之曰洛水石豈盡反耶左右皆大笑昭德建立東都羅城及尚書省洛水中橋人不役知而功成就除數凶人獄遂罷以正挺持諍為皇甫文所構案唐書李昭德傳昭德為丘愔鄧王所構與此異與來俊臣同日棄市國人歡憾

相半衮昭德而怏俊臣也

魏元忠以摧辱二張反為所構云結少年為耐久朋則天大怒下獄劾之以張說為證召大臣令元忠與易之說等定是非說氣逼不應元忠懼謂說曰張說與易之羅織魏元忠也說叱曰魏元忠為宰相而有委巷羅織之言豈大臣所為則天又令說言元忠不軌狀說曰臣不聞也易之遽曰張說與元忠同逆則天問其故易之曰說往時謂元忠居伊周之地臣以伊尹放太甲周公

攝成王之位此其證也說奏曰易之昌宗大無知所言伊周徒聞其語耳不知伊周之本末元忠初加拜命授紫綬臣以郎官拜賀元忠曰無尺寸之功而居重任不勝畏懼臣曰公當伊周之任何愧三品然伊周歷代書為忠臣陛下遣臣不學伊周使臣將何所學說又曰易之以臣宗室故託為黨然附易之有台輔之望附元忠有滅族之勢臣不敢面欺亦懼元忠寃魂耳遂焚香為誓元忠免死流放嶺南

張易之昌宗貴寵用事相者言其王當險薄者多附會之長安中右街西街有榜云易之兄弟長孫汲裴安立等謀反宋璟時為御史中丞請奏窮理其狀則天曰易之已有奏聞不可加罪璟曰易之為飛書所逼窮而自陳且謀反大逆法無所免請勒就臺勘當以明國法易之等久蒙驅使分外承恩臣言發禍從即入鼎鑊然義激于心雖死不恨則天不悅內使楊再思遽宣王命左拾遺李邕歷階而進曰宋璟所爭事為國家社稷望陛

下可其所奏則天意始解乃傳命令易之就獄推問斯須特赦原之仍遣易之昌宗就璟辭謝拒而不見令使者謂之曰公事當公言之私見即私法無私也璟謂左右恨不先打豎子腦破而令混亂國經吾負此恨久矣時朝列呼易之昌宗為五郎六郎鄭杲曰公何稱易之為卿璟曰鄭杲何庸之甚若以官秩正當卿號若以親當為張五郎六郎矣足下非張氏家僮號五郎六郎何也鄭大慙而退璟在則天朝以頻論得失不能容而憚

其公正乃止敕璟往揚州推按奏曰臣以不才叨居憲府按州縣乃監察御史事耳今非意差臣不識其所謂請不奉制無何復令按幽州都督屈突仲翔璟復奏曰御史中丞非軍國大事不當出且仲翔所犯贓汚耳今高品有侍御史卑品有監察御史今敕臣恐陛下有危臣之意請不奉制曰餘優詔到副李嶠使蜀嶠喜召璟曰叨奉渥恩與公同謝璟曰恩制示禮數不以禮遣璟璟不當行謹不謝乃上言曰以臣副嶠何也恐乖朝廷

故事請不奉制易之等冀璟出使當别以事誅之既不果伺璟家有昏禮將刺殺之有密以告者璟乘車舍于他所乃免易之尋伏誅

宗楚客兄秦客潛勸則天革命累遷内史後以贓罪流于嶺南死楚客無他材能附會武三思神龍中為中書舍人時西突厥阿史那與忠節不和安西都護郭元振奏請徙忠節於内地楚客與弟晉卿及紀處紀等納忠節厚賂請發兵以討西突厥不納元振之奏突厥大怒

舉兵入寇甚為邊患監察御史崔琬劾楚客等中宗不從遽與琬解和而韋氏敗楚客等咸誅令

文宗謂宰臣曰太宗得魏徵採拾遺闕弼成聖政今我得魏謩于疑似之間必極匡諫雖不敢望貞觀之政庶幾處無過人地令授謩右補闕敕舍人善為詞又問謩曰卿家有何圖書謩曰家書悉無惟有文貞公笏在文宗令進來鄭覃在側曰在人不在笏文宗曰卿渾未曉但甘棠之義非要笏也

崔顥有美名李邕常欲一見及顥至獻文其首云十五嫁王昌邕叱起曰小子無禮遂不接

肅宗以王璵為相尚鬼神之事分遣女巫遍禱山川有巫者少年盛服乘傳而行中使隨之所至誅求金帛積載于後與惡少十數輩横行州縣至黄州左震為刺史晨至驛門扃户不啟震命壞鎖而入曳巫斬階下惡少皆死籍其緍鉅萬金寳堆積列上曰臣已斬巫即請以所籍錢代民輸税其中使送上臣請死朝廷慰奬

之
李汧公勉罷嶺南節度至石門停舟悉搜家人犀象投水中
德宗在東宫雅好楊崖州字嘗令打李楷洛碑釘壁以翫及即位徵拜炎有崖谷言論持正對見必為之加敬
歲餘不倦及晉以劉晏事上不懌盧杞揣知上意因傾之
許孟容為給事中宦者有以權幸相誘者拒絶之雖不

大拜亦不恚

韋相貫之爲右丞僧廣宣造門曰竊知閣下不久拜相貫叱之曰安得此言命草奏僧惶恐而出

朝廷每降使新羅其國必以金寶厚爲之贈唯李納判官一無所受深爲同輩所忌

雅量

狄梁公與婁師德同爲相狄公排斥師德非一日則天問狄公曰朕大用卿卿知所自乎對曰臣以文章直道

進身非碌碌因人成事則天久之曰朕比不知卿卿之遭遇實師德之力因命左右取筐篋得十許通薦表以賜梁公梁公閲之懼恐引咎則天不責出于外曰吾不意為婁公所涵而婁公未嘗有矜色

唐公臨性寛仁多恕嘗欲弔喪令家人歸取白衫僮僕誤持餘衣懼未敢進臨察之謂曰今日氣逆不宜哀泣向取白衫且止之又令煑藥不精潛覺其故又謂曰今日陰晦不宜服藥可棄之終不揚其過失

裴度在中書印忽亡失度命張筵舉座不曉其故夜半宴酣左右曰印復得度不答極歡而罷或問其故度曰此益諸胥盜印書劵耳緩之則存極之則投諸水火人服其臨事不撓

陽道州城未甞有所蓄積雖所服用不可闕者客稱某物可佳可愛公輒喜授之有陳萇者候其始請月俸常往稱其錢帛之美月有獲焉

韓臯為京兆尹時久旱祈雨縣官讀祝文專心記公家

諱及稱官銜畢誤呼先相之名皐但慘然因命重讀亦不加責在夏口當病小瘡令醫傅膏而濡公問之醫云天寒膏硬公笑曰韓皐實是硬初皐自貶所量移錢塘與李錡不協後皐在鄂州錡夢萬歲樓上掛氷因自解曰氷者寒也樓者高也豈韓皐來代我乎意甚惡之果移鎮浙右

文宗對翰林諸學士因論前代文章裴舍人素數稱陳拾遺名柳舍人璟目之裴不覺上顧柳曰陳字伯玉近

亦多以字行

盧晉公為門下侍郎過吏部選人官謂同過給事中曰吾徒僥倖至多此輩優一資半級何足問也一皆注定未曾退量公不信術數不好服食每與人曰雞猪魚蒜逢著則吃生老死時至則行其宏達皆類此

文宗將自南郊祀本司相相僕人上曰方清齋清齋豈合觀此事左右曰舊例也已在外祗候上曰此應是要賞物可向外相撲了即與賞令去又嘗觀鬭雞優人稱

歎大好雞上曰鷄好便賜汝

文宗時入閤郎中有誤窺上者覺之班退語宰相曰適省郎班内第某人忽斜盻視朕何也裴度對曰省郎畀微安得如此欲打著上曰此小事不打了

靖安李少師宗閔不以威重自處與賓客飲宴談笑善飲酒暑月臨池以荷花為杯滿酌酒容繫持近口以筯刺之而飲不盡再舉既散有人言昨飲大歡也李曰今日言歡明前日之不歡自今好惡一不得言

夏侯孜在舉場有王生者有時名遇孜下第偕遊西京鳳翔節度使館之從事有宴召焉酒酣以骰子祝曰二秀才明年但得第當鄭堂印王生自負怒曰吾誠淺薄與夏侯孜同年乎不說而去孜後及第累官至宰相王生竟無所聞孜在河中王生之子不知有隙偶獲孜與其父生平書疏數紙持以謁孜孜問其所欲一以予之因召諸從事語其事

鄭公嘗拜掃還白太宗人言陛下欲幸山南在外悉裝

東而竟不行何有此消息帝笑曰當時有心畏卿等嗔遂停耳

盧尚書承慶總章初考内外官有督運遭風失米盧考之曰監運損粮考中下其人曰自若無言而退盧重其雅量改注曰非力所及考中中既無喜容亦無媿詞又改曰寵辱不驚考中上

李昭德為内史婁師德為納言相隨入朝婁體肥行緩李屢顧待不即至乃發怒曰叵耐殺人田舍漢婁聞之

徐笑曰師德不是田舍漢更阿誰是師德弟為岱州刺史將别謂之曰吾以不才位居宰相汝今又拜州牧叨據過分人所疾也將何以全先人髮膚弟長跪曰自今唾某面上者亦不敢言但拭之而已以此自勉庶不為兄憂師德曰此適以為我憂也夫前人唾者發於怒也汝今拭之是惡前人唾而拭是逆前人怒也唾不拭而自乾何若笑而受之當武后時竟保其寵禄率是道也

皇甫德參上書言陛下修洛陽宫是勞人也收地租厚

斂也俗尚高髮是宮中所化也太宗怒曰此人欲使國家不收一租不役一人宮人無髮乃稱其意魏徵進曰賈誼當文帝時時上書可痛哭者三可長歎息者五自古上書率為激切不激切則不能動人主之心激切則似謗訕所謂狂夫之言聖人擇焉惟在陛下裁察令苟責之則於後誰敢言乃賜絹二十匹命歸

陸兗公為同州刺史有家僮不下馬參軍責之鞭其背見血因謁曰小吏犯公請去兗領之曰奴見官人不

下馬打了去也得不去也得參軍不測而退原注當日不下馬打也得不打也得官人打了去也了不去也得

袁傪之破袁晁擒其偽公卿數十人州縣大具桎梏謂必生致闕下傪曰此惡百姓何足以煩人乃笞之遣去

韋丹少在洛陽嘗至中橋見數百人喧集水濱乃漁者網得大黿繫之橋下丹不忍問曰幾錢可贖曰五千丹曰吾驢直三千可乎於是與之放黿于水徒步而歸

任迪簡為天德判官軍中宴後至當飲觥酒吏誤以醋

酌迪簡以軍使李景略令酷發之則死矣乃强飲之遂病吐血軍中聞之皆泣下景略為之省刑景略卒軍中請以為主自衛佐拜御史中丞為觀軍使終易定節度使

裴相垍甞應宏詞崔樞考之不第及為相擢之為禮部侍郎笑曰此報德也樞惶恐欲墜階又笑曰戲言也

長慶初趙相為太常卿贊郊廟之禮時罷相二十餘年年七十六衆服其健右常侍郎孝奕笑曰是僕為東府

試官所送進士也

元載之敗其女資敬寺尼真一納于掖庭德宗即位召至別殿告其父死真一自投于地左右皆叱德宗曰焉有聞親之喪責其哭踴遂扶出衆皆隕涕

識鑒

貞觀二十年王師旦為員外郎冀州進士張昌齡王公瑾並有文辭聲振京邑師旦考其策為下等舉朝不知所以及奏等第太宗怪問無昌齡等名師旦對曰此輩

誠有詞華然其體輕薄文章浮艷必不能成令器擢之
恐後生傚傚有變陛下風俗上深然之後昌齡為長安
尉坐贓解而公瑾亦無所成
中宗嘗問宰相李嶠蘇瓌子瓌子頲應曰二子同年上曰爾宜
記所通書言之瓌子頲又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嶠子亡其名亦進曰斲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上曰蘇
瓌有子李嶠無兒
張守珪陝州平陵人也自幽州入覲過本縣見令李元

申桑梓之禮晃陜尉李楃梏裴晃晃呼張公困厄中豈能相救至靈寶便奏充判官案唐書裴冕傳冕以王鉷奏充判官非張守珪與此異晃後至宰輔

代宗寛厚出於天性㓜時明皇每坐于前熟視之謂武惠妃曰此兒有異相亦是吾家一有福天子

西涼州俗好音樂製涼州新曲開元中列上獻之上顧問寧王王進曰此曲雖佳臣有聞焉夫音者始之於宫散之於商成之於角徵羽莫不根柢稟籥於宫商也宫

雜而少商徵亂而加暴臣聞宫君也商臣也宫不勝則君勞卑商有餘則臣下僭君卑則畏下臣僭則犯上盖形之于音律播之于歌詠見之于人事臣恐一日有播越之禍悖亂之患莫不由此曲也上聞之默然及安禄山之亂華夏鼎沸所以寧王知音之妙也

安禄山初為張韓公帳下走使韓公嘗洗足韓公足下有黑子禄山竊視之韓公顧而笑曰黑子是吾之貴相汝何窺之禄山曰賤人不幸兩足皆有亦似將軍者色

黑而加大奇之約為義兒深加慰勉

王瑀為太常卿早起聞永興里人吹笛問是太常樂人後因閱樂而撻之問曰何得罪曰卧吹笛又見康崑崙彈琵琶云琵聲多琶聲少亦未可彈五十四絲大弦也自下而上謂之琵自上而下謂之琶

裴寛尚書罷郡西歸汴中日晚維舟見一人坐樹下衣服故敝召與語大奇之謂君才識自當富貴何貧也舉船錢帛奴婢與之客亦不讓語訖上船奴婢偃蹇者鞭

扑之裴公益以為竒其人乃張建封也
杜丞相鴻漸世號知人見馬燧李抱真盧杞陸贄張弘靖李藩皆云並為將相既而盡然又大司徒杜公見張弘靖曰必為宰相貴人多知人也如此
潘炎德宗時為翰林學士恩渥極異其妻劉氏晏之女也京尹某有故伺候累日不得見乃遺閽者三百縑夫人知之謂潘曰豈有人臣京尹願一見遺奴三百縑帛其危可知也遽勸潘公避位于孟陽初為戸部侍郎夫

人憂惕曰以爾人材而在丞郎之位吾懼禍之必至也戶部解諭再三乃曰試會爾同列吾觀之因遍招深熟者客至夫人垂簾視之既曰會喜曰皆爾之儔也不足憂矣末後慘綠少年何人也答曰補闕杜黃裳夫人曰此人自別是有名卿相

韋獻公夏卿有知人名鑑人不知也因退朝於街中逹再從弟執誼從弟渠牟丹三人皆二十四並為郎官簇馬久之獻公曰今日逢三二十四郎輒欲題目之語執

誼曰汝必為宰相善保其末耳語渠牟曰弟當別奉主
上恩而速貴公卿語丹曰三命中弟最長遠而位極旄
鉞由是竟如其言
韋獻公夏卿不經方鎮唯嘗于東都留辟吏八人既而
路公隨皇甫崿州鎛皆為宰相張尚書賈段給事中仲
衛大夫仲行李常侍翺李諫議景儉李湖南詞皆至顯
官亦知名矣
李相絳先人為襄州督郵方赴舉求鄉薦時樊司空澤

為節度使張常侍正甫為判官主鄉薦張公知李丞相有前途啟司空曰舉人悉不如李某秀才請只送一人請衆人之資以奉之澤欣然允諾又薦丞相弟為同舍郎十年而李公登庸感司空之恩以司空之子宗易為朝官人問宗易之文于丞相答曰盍代時人用以盍代為口實相見論文必曰莫是樊三盍代否丞相之為戶部侍郎也常侍為本司郎中因會把詩侍郎唱歌李終不唱而哂之滿席大噱

韓太保皐生曉音律嘗觀客彈琴為止息乃歎曰妙哉嵇生之音也為是曲也其當魏晉之際乎止息與廣陵散同出而異名也其音主商商為秋聲天將肅殺草木揺落其歲之晏乎此所以知魏之季慢也其商弦與宮同是臣奪其君之位乎此所以知司馬氏之將篡也廣陵維揚也散者流亡之謂也揚者武后之姓言揚后與其父駿之傾覆晉祚者也晉雖興終止息於此其音哀憤而噍殺操者覽而惜痛永嘉之亂其應此乎叔夜撰

此將貽後代之知音且避晉禍託之神鬼史氏非知味者安得不傳其謬歟

吳興僧晝一字皎然工律詩嘗謁韋蘇州恐詩體不合乃於舟抒思作古體十數篇為獻韋皆不稱賞晝一極失望明日寫其舊製獻之韋吟諷大加歎賞因語晝一云幾致失聲名何不但以所工見投而猥希老夫之意人各有所得非卒能致晝一服其能鑒

駱浚者度支司書手也嘗健羨一雜事典題詩一絶於

柏樹曰幹聳一條青玉直葉鋪千疊緑雲低爭如燕雀偏巢此卻是鵷鸞不得棲會度支使巡諸司見此題問左右云浚所為也召與語可聽曰錢穀粗曉詞氣不畢言語古壯人品亦佳越翌日以語巡官李吉甫遂擢為度支巡官浚請兼巡覆官自以微賤不敢厠士大夫之列月餘九門内勾出數十萬貫數月關右浦漳京西京北三輔勾四百萬佐大門卻河陰斗門案此處語義難明疑有脫誤曹汴宿宋無水潦之患後典名郡有令名於春明門外

築壹榭食客皆名人盧申州題詩云地埶如拳石溪橫似葉舟即駱氏治館也

裴晉公為相布衣交友受恩子弟執恩獎引不暫忘大臣中有重德寡言者忽曰某與一二人皆受知裴公白衣時約他日顯達彼此引重某仕宦所得已多然晉公有異于初不以輔佐相許晉公聞之笑曰實負初心乃問人曰曾見靈芝珊瑚否曰此皆希世之寶又曰曾遊山水否曰名山數遊唯廬山瀑布狀如天漢天下無之

晉公曰圖畫尚可悅目何況親觀然靈芝珊瑚為瑞為寶可矣用于廣厦須杞梓樟楠瀑布可以圖畫而無濟于人若以溉良田激碾磑其功莫若長河之水某公德行文學器度標準為大臣儀表望之可敬然長厚有餘心無機術傷于畏怯剸割多疑前古人民質朴征賦未分地不過數千里官不過一百員内無權倖外絕姦詐畫地為獄人不敢逃以赭染衣人不敢犯雖曰列郡建國侯伯分理當時國之大者不及今之一縣易為匡濟

今天子設官一萬八千列郡三百五十四十六連帥八十萬甲兵禮樂文物軒裳士流盛于前古材非王佐安敢許人

李珏字待價趙郡贊皇人早孤居淮南養母以孝聞舉明經華州刺史李絳見而謂之曰日角珠庭非常人也當擢進士科明經碌碌非子發跡之地一舉不第應進士舉許孟容為禮部擢上第釋褐署河陽府推官書判高等授渭南縣尉遷右拾遺左遷下邽縣令丁母憂廬

居三年不入室免喪諸侯交辟皆不就牛僧孺在武昌

掌書記歸御史府韋處厚秉政稱曰清廟之器豈擊搏

才乎擢拜禮部員外郎改吏部李宗閔為相擢知制誥

改司勳員外郎庫部郎中文宗召充翰林學士珏風格

端肅屬詞敏贍恩傾一時累遷戶部侍郎承旨天子屢

欲以為相鄭注以方術為侍講學士李訓自流人入内

廷珏未嘗私焉訓注交譖貶江州刺史訓誅徵為戶部

侍郎與楊嗣復同日拜相上雖切於求理終優游不斷

同列陳夷行鄭覃請經術孤立者進用班與嗣復論地胄詞彩者居先每延英議政多異同卒無成效但寄之頰舌而已文宗將崩以敬宗子陳王成美爲託武宗立事由兩軍貶昭州刺史宣宗即位累還河陽三城節度吏部尚書崔鄲㱿又拜檢校左僕射淮南節度使三載㱿謚貞穆

李廓爲武寧軍節度使不治補闕鄭魯上疏曰臣恐新麥未登徐師必亂也速命良將救此一方宣宗未之

省參熟而徐師果亂上感悟魯言擢爲起居舍人

懿宗晚年政出羣下路巖年少固位一旦失勢當路皆仇隙中外沸騰所指未必實也初巖爲淮南崔鉉度支使除監察十年不出京師致位宰相鉉謂巖必貴嘗曰路十終須與他那一官自監察入翰林鉉猶在淮南聞曰路十如今便入翰林何能至老皆如言

突厥平溫僕射彥博請遷于朔方以實空虛之地於是入居長安者且萬家魏鄭公以爲外不亂內非常久之

策爭論數年不決至開元中外裔反叛其地復空

太宗令衛公教侯君集言于帝曰李靖李靖將反矣至微隱之術輒不以示臣帝以讓靖靖曰此乃君集反爾今中夏乂安臣之所教足以制四裔矣而求盡臣之術者將有他心焉

潤州得玉磬十二以獻張率更叩其一曰是晉某歲所造也是歲餘月造磬者法月數有十三今闕其一宜於黄鍾九尺掘之必得焉敕州求之如言而得

鄭公見秦王破陣樂則俯而不視奏慶善樂則現而不厭

貞觀中有婆羅門僧言佛齒所擊前無堅物於是士女奔湊其處如市時傅奕方病卧聞之謂子曰非是佛齒也吾聞金剛石至堅物莫能敵唯羚羊角破之汝但取試焉僧監護甚嚴固求良久乃得見出角叩之應手而碎觀者乃止今理珠者用此角

閻立本善畫至荆州視張生繇舊跡曰定虛得名耳明

曰又往曰猶是近代佳手耳明日又往曰名下無虚士坐臥觀之留宿其下一日不能去

高宗時羣蠻聚為冦討之輙不利乃除徐敬業為刺史府發卒迎敬業盡放令還單騎至府賊聞新刺史至皆繕理以待敬業一無所問處他事已畢方曰賊安在曰在南岸乃從一二佐史而往觀之莫不駭愕賊所持兵覘望及見船中無人又無兵仗更閉營隱藏敬業直入其營内告云國家知汝等為貪吏所害非有他惡可悉

歸田里無去為賊唯召其帥責以不早降之意各笞數十而遣之境内肅然其祖英公壯其膽畧曰吾不辦此然破我家者必此兒英公既薨高宗思平遼勲令製其冢象高麗中三山猶霍去病之祁連山後敬業舉兵武后令掘平之大霧三日不解乃止

張沛為同州任正名為録事劉幽求為朝邑尉沛常呼二公為任大劉大若交友明皇誅韋氏沛兄殿中監涉見誅并令誅沛沛將出就刑正名時謁告在家聞之遽

出曰朝廷初有大艱同州京之左輔奈何單使至害其州將請以死守之於是勸令覆奏送沛于獄曰正名若死使君可憂不然不慮也時劉幽求方立元勲用事居中竟脫沛于難

蕭至忠自晉州之人也大理蔣欽緒即其妹壻送之曰以足下之才不憂不見用無為非分妄求至忠不納蔣退而歎曰九代之卿族一舉而滅可哀也哉至忠既至拜中書令歲餘敗

高公駢鎮蜀日因巡邊至資中郡舍于刺史衙對郡山頂有開元寺是夜僧衆禮佛其聲喧達公命軍候悉擒械之來朝笞背斥逐召將吏而謂之曰僧徒禮念亦無罪過但此寺十年後當有禿丁數千為亂以是厭之其後土人皆髠執兵號大髠小髠據寺為寨果叶高公之言

張九齡開元中為中書令范陽節度使張守珪奏裨將安祿山頻失利遂戮於京師九齡批曰穰苴出軍必誅

莊賈孫武行法亦斬宮嬪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及到中書令九齡與語久之因奏戮之以絶後患明皇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之意殺害忠良更加官爵放歸本道至德初明皇在成都思九齡先覺制贈司徒遣使就韶州致祭

李相夷簡未登弟時為鄭縣丞涇軍之亂有使走驢東去甚急夷簡入白刺史曰京城有故此使必非朝命請執問果朱泚使滔者

德宗自復京闕常恐生事方鎮有兵必姑息之唯渾瑊
奏事不過輒私喜曰上不疑我
順宗風噤不言太子未立牛美人有異志上乃召學士
鄭絪於小殿草立太子詔絪執筆不請而書立嫡以長
四字跪呈順宗然之乃定

賞譽

貞觀中蜀人李義府八歲號神童至京師太宗在上林
苑便對有得烏者上賜義府義府登時進詩曰日裏揚

朝彩琴中伴夜啼上林多許樹不借一枝棲上笑曰朕以全樹借汝後相高宗

明皇燕諸學士於便殿顧謂李白曰朕與天后任人如何白曰天后任人如小兒市瓜不擇香味唯取肥大陛下任人如淘沙取金剖石採玉皆得其精粹上大笑

德宗每年徵四方學術言極諫之士至者萃萃於闕下上親自考試絶請託之路是時文學相當當途者咸以推賢進善為意上試制科于宣德殿或下等者即以筆

抹之至尾其稱旨者必吟誦嗟歎竟日遍示宰相學士曰此皆朕之門生公卿無不服上精鑒宏詞獨孤授吏部試放馴象賦上自考之稱其句曰化之式孚則必受乎來獻物或違性斯用感於至仁上特書第三等先是代宗時外方進馴象三十二上即位悉令放荆山之南而授獻賦不傷于顧忌上賞其知去就
白居易應舉初至京以詩謁顧著作況況覩姓名熟視曰米價方貴居亦不易及披卷首篇曰咸陽原上草一

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乃嗟賞曰道得箇語居即易也因為之延譽聲名遂振

李賀以歌詩謁韓愈愈時為國子博士分司送客歸極困門人呈卷解帶旋讀之首篇鴈門太守行云黒雲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鱗開却綫帶命迎之

廣平程子齊昔範未舉進士日著程子中謩韓文公稱歎之及赴舉于主司曰程昔範不合在諸生之下當時不第人以為屈庾尚書承宣知貢舉程始登第以試正

字從事涇原軍李逄吉在相位見其書特薦拜右拾遺竟因逄吉湮厄而没其立身貞苦能清談樂善事多附之與堂舅李信州虞相善又交裴夷直皆士林之望也

元稹在鄂州周復為從事稹嘗賦詩命院中屬和周簪笏見稹曰某偶以大人往還高門謬獲一第其實詩賦皆不能稹曰遽以實告賢於能詩者

劉侍郎三復初為金壇尉李衛公鎮淛西三復代草表云山名北固長懷戀闕之心地接東溟郤羨朝宗之路

衛公嘉歎遂辟為賓佐時杭州有蕭協律悅善畫竹家酷貧白居易典郡嘗叙云悅之竹舉世無倫頗自秘重有終歲求其一竿一枝不得者又遺之歌曰餘杭邑客多羇貧其中甚者蕭與殷天寒身上猶衣葛日高甑中未掃塵悅年老多病有一女未適他日病且亟謂其女曰吾聞長史劉從事非有通家之舊復無舉薦之力歘自（案此下原闕一字）衆為賢侯幕府必有足觀者今知未婚吾雖未識當以書託汝三復覽其書數日未決會夜夢有

黃衣使致藁一束於其門翊日言於衛公公曰藁蕭也
此固定矣三復遂成婚
白敏中在郎署未有知者唯李衛公器之多所延譽然
而無資用以奉僚友衛公遺錢十萬俾有酒肴會省閣
諸公宴已有日時秋霖涉旬日賀拔惎員外求官未得
將欲出京來别惎與敏中同年主閽者告以方候朝官
繆以他適對惎駐車留書叙羈遊之困敏中得書歎曰
士窮達當有時命苟以僥倖取容未足發吾身豈有美

饌上邀當賞賢貴而遺登第故人遂令召碁先宴既而朝客來聞與碁宴衆人咸去他日見衛公問來者誰敏中具對以謟碁負于推引衛公亦稱云此事真古人所為碁自後以評事先拜而敏中以庫部郎中入翰林為學士未逾三年為丞相

大中末諫官獻疏請賜白居易謚上曰何不讀醉吟先生墓表卒不賜謚弟敏中在相奏立神道碑文使李商隱為之

宣宗舅鄭僕射光鎮河中封其妾為夫人不受表曰白屋同愁已失鳳鳴之侶朱門自樂難容烏合之人上大喜問左右曰誰教阿舅作此好語對曰光多任一判官田詢者掌書記上曰表語尤佳便好作翰林官論者以為不由進士又寒士無引援遂止

光德劉相宗望舉進士朔望謁鄭太師從讜閽者呈刺裴侍郎瓚後至先入從容乃召劉秀才劉相告以主司在前不敢升坐隅拜于副堦上鄭公降而揖焉鄭公佇

立曰送之久方回乃讚瓚曰大好及第舉人瓚唯唯明年為門生

令狐滈弟澄皆好文自楚及澄三世掌誥命有稱科場中以父為丞相未得進滈出訪鄭侍郎道遇大尹投國學避之遇廣文生吳畦從容久之畦袖卷呈滈由是出入滈家滈薦畦於鄭公遂先滈一年及第後至郡守

懿宗嘗行經延資庫見廣廈錢帛山積問左右誰為庫侍臣對曰宰相李德裕以天下每歲度支備用之餘盡

實於此自是以來邊庭有急支備無乏上曰令何在曰頃坐吳湘貶崖州上曰有如此功微罪豈合誅譴由是劉鄴進表雪冤遂加加贈

劉仁表劉允章門生初允章知舉仁表與李都善即訪之而謂都曰儀之某為朝廷委任何以見俾少塞責乎都欲薦其所知者允章迎謂之曰謂不言牛孔安得歲歲須人先是牛孔數家憑勢力每歲主司為其所制故允章亦云適中都所欲言者都曰蘊中錯也顧其往之

以與允章雅熟都納焉即孔紆也復授
案此句文義難明疑有脫誤
允章以文一軸發之且大半曰此可以與否允章佳賞
比及卷首乃仁表也允章鄙其輕薄而辭之都曰公是
遭罹者奈何復聽讒言乎于是皆許之仁表後為華州
趙隲幕嘗飲酒隲命歐陽琳作錄事酒不中者罰之仁
表酒不能滿飲琳罰之仁表曰鄴渚尚書解取錄事不
解放門生時允章鎮江夏仁表皆自謂也
畢相誠家素賤李中丞者有諸院兄弟與誠熟誠至李

氏子書室中諸子賦詩誠亦為之頃者李至覩諸子詩又見誠所作稱其美誠初亦避之李問曰此誰作也諸子不敢隱乃曰某叔頃來畢誠秀才作也誠遂出見旣而李呼左右責曰何令馬入池中踐浮萍皆聚蘆荻斜倒怒甚左右莫敢對誠曰萍聚只因今日浪荻斜都為夜來風李大悅遂留為客

劉仁軌為左僕射戴至德為右僕射人皆多劉而鄙戴有老父陳牒至德方欲下筆老父問左右此是劉僕射

否曰是戴因急就曰此是不解事僕射郄將牒來至德
突令授之戴在職無異跡當朝似不能言者及覺高宗
嘆曰自吾喪至德無復聞讜言在時事有不是者未嘗
放過因索其前後所陳章奏閱而流涕朝廷始重之
相國劉公瞻其先人諱景本連州人少為漢南鄭司徒
掌牋劄因題商山驛側泉石司徒奇之勉以進修俾之
換麻衣執贄見之禮後解薦擢進士第歷臺省瞻孤貧
有藝雖登科第不預急流任大理評事日饋粥不給嘗

於安國寺相謁僧處謁飧蜀所業文數軸置在僧几上致仕劉賓客遊寺見此文卷甚奇之憐其貧窶原有濟卹又知其連山人朝無引援謂僧曰某雖閒廢能為此人致宰相爾後授河中少尹幕僚有貴族浮薄者蔑視之一旦有命徵入蒲尹張筵而餞之輕薄客呼相國為尹公曰歸朝作何官職相國對曰得路即作宰相此郎官大笑之在席亦有異言者自是以水部員外知制誥相次入翰林以至拜相

鄭愚尚書廣州人雄才奥學擢進士第揚歷清顯聲稱烜然而性本好華以錦為半臂崔魏公鉉鎮荆南鄭除廣南節制經過魏公以常禮延遇鄭舉進士時未嘗以文章及魏公門此日于容次换麻衣先贄所業魏公覽其卷首尋已賞歎至三四日覽曰真銷得錦半臂也又以魏公故相合具軍儀庭參不得已而受之魏公曰文武之道備見之矣其欽服形受辭色也或曰鄭公因醉眠左右見一白豬蓋杜征南蛇吐之類

郭曖尚昇平公主盛集文士即席賦詩公主帷而觀之李端中宴詩成云薰香荀令偏憐少傅粉何郎不解愁衆稱妙絶或謂夙搆端曰願試一吟錢起云請以起姓爲韻復云新開金埒教調馬舊賜銅山許鑄錢曖出名馬金帛爲贈是席端爲首送王相鎮幽朔韓翃爲首送劉相巡江淮錢起爲首

獨孤郁權相子壻也歷掌內外制有美名憲宗歎曰我女壻不如德輿

孔戣為華州刺史奏江淮進海味道路擾人幷其類十數條後上不記其名問裴晉公亦不能對久之方省乃拜戣嶺南節度有異政南中士人死于流竄者子女悉為嫁娶之

呂元膺為鄂岳都團練使夜登城女墻已鏁守者曰軍法夜不可開乃告言中丞自登守者又曰夜中不辨是非雖中丞亦不可元膺乃歸明日擢為重職

姚梁公與崔監司在中書梁公有子喪在假旬日政事委積處置皆不得言于明皇明皇曰朕以天下事本付姚崇以卿坐鎮雅俗及梁公出頃刻間決遣畫畢時齊平陽爲舍人在傍見之梁公自以爲能頗有得色乃問平陽曰余之爲相比何等人齊未及對梁公曰何如管晏曰不可比管晏管晏作法雖不及後猶及其身相公前入相所立法令施未竟悉更之以此不及梁公曰然則竟如何曰相公謂救時之相也梁公投筆筆曰救時

之相豈易得乎時齊平陽善知今事高仲舒善知古事姚作相凡質疑問難皆此二人因歎曰欲知古事問高仲舒欲知今事問齊澣即無敗政矣

明皇西幸駕及古界靈武遞至房琯新除丞相明皇於馬上看除目顧左右謂裴士淹曰亦不是滅賊手士淹低語曰請陛下勿復言上色少愧

明皇西幸嘗鬱鬱不悦多與裴士淹並馬語語及平日之事時亦解頽上曰李林甫之材不多得士淹曰誠如

聖旨近實無儔上曰但以妬賢嫉能以此至敗士淹曰陛下既知何故久任之豈唯身敗兼亦誤國計今日之事林甫所啟也上愀然不樂

喬彝京兆府解試時有二試官彝日午叩門試官令引入則醺醉視題曰幽蘭賦不肯作曰兩人相作對作得此題速改之乃改為渥洼馬賦奮筆斯須而就其辭甚工便欲首送京兆尹曰喬彝崢嶸甚以解副薦之

尚書白舍人初到錢塘令訪牡丹獨開元寺僧惠澄近

於京得此花始栽植于庭欄圍甚密他亦未知有也時春景方深惠澄設油幕覆其上牡丹自東越分而種之也會稽徐凝自富春來未識白公先題詩曰此花南地知誰種慙愧僧門用意栽海燕解憐頻睥睨胡蜂未識更徘徊虛生芍藥徒勞妬羞殺玫瑰不敢開唯有數苞紅萼在含芳只待舍人來白尋到寺看花乃命徐生同醉而歸時張祐榜舟而至甚若疎誕然張徐二生未之習稔各希首薦焉中舍曰二君論文若廉白之鬬鼠穴

較勝負於一戰也遂試長劍倚天賦餘霞散成綺詩既解送以凝為先祐其次耳張祐詩有地勢連尊岳河流側讓關多士以陳後主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比徒有前名矣祐題金山寺詩曰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雖綦毋潛云塔影挂青漢鐘聲和白雲此二句未為佳也祐又有觀獵四句及宮詞白公曰張三作獵詩以擬王右丞予則未敢優劣也王維詩曰風勁角弓鳴將軍獵渭城草枯鷹眼疾雪盡馬蹄輕忽過新豐市還歸細

柳營回看落鴈處千里暮雲平張祜詩曰晚出禁城東分圍淺草中紅旗開向日白馬驟臨風背手抽金鏃飜身控角弓萬人齊指處一鴈落寒空白公又以宫詞四句之中皆偶對何足竒乎不如徐生云今古常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徐凝曰譙周室裏定游夏於丘虔馬守帷中分易禮于盧鄭如我明公薦拔豈惟偏黨乎張祜亦曰虞韶九奏非瑞馬之至音荆玉三投佇良工之必鑒且洪鐘韶擊瓦缶雷鳴榮辱糺繩復何定分祐

遂行歌而邁凝亦皷枻而歸自是二生終身偃仰不隨
鄉試矣先是李補闕林宗杜殿中牧與白公輦下較文
具言元白體舛雜而為清苦者見嗤因茲有恨也白為
河南尹李為河陽令道上相遇尹乃乘馬令則肩輿似
乖趨事之禮嘗謂樂天為嚅嚅公聞者皆笑樂天之名
德宗晚年絶嗜欲尤工詩臣下莫及每御製奉和而退
笑曰排公在
案此句文義未明疑有脫誤
杜太保在淮南進崔叔清詩百篇上謂使者曰此惡詩

焉用進時人呼為隹敕惡詩

盧肇黄頗同遊李衛公門下王起再知貢舉訪二人之能或曰盧有文學黄能詩起遂以盧為狀頭黄第三人

規箴

太宗嘗幸洛陽頓見可欲多治隋氏舊宫或縱畋遊魏徵驟諫上忻然罷曰非公無此語

肅宗五月五日抱小公主顧山人李唐曰念之勿怪唐曰太上皇亦應思陛下肅宗泣涕是時張氏已用事不

由巳矣

陽城為諫議大夫德宗欲用裴延齡為相城曰白麻若出我為裂之而死德宗以為難竟不相延齡

國子監諸生猥雜陽城為司業以道德訓諭有違親三年者勉歸覲自天寶九年置廣文館元和中堂宇虛構材木堆積主者或盜用之此條語義未完疑有脫文

憲宗固英睿初即位得杜邠公贊導及其成功多邠公力也

每大朝會監察御史押班不足則使下御因朝朝奏者攝之諫院以章疏之故憂患畧同臺中則務苛禮省中多事旨趣不一故言遺補相惜御史相憎郎官相輕

于司空因韋太尉奉聖樂亦撰順聖樂以進每宴必使奏之其曲將半綴皆伏而一舞雖笑談詼諧亦有綴笑曰何用窮兵獨無雖笑談詼諧亦有為也𩑶又令女妓為佾舞壯妙號孫武順聖樂

夙慧

上官昭容者侍郎儀之孫也儀之得罪婦鄭氏塡宮遺腹生昭容其母將誕之夕夢人與秤曰持之秤量天下文士鄭氏冀其男也及生昭容視之云秤量天下豈是汝耶口中啞如應曰是

明皇善八分書將命相皆先以御札書其名於案上會太子入侍上以金甌覆其名以告之曰此宰相名也汝庸知其誰即射中賜若巵酒肅宗拜而稱曰非崔琳盧從愿乎上曰然因舉甌以示乃賜巵酒是時琳與從愿

皆有宰相望上倚為相者數矣竟以宗族蕃盛附託者衆不能用之

蘇瓌初未知頲常處頲於馬廐中與庸僕雜行一日有客詣瓌候於客次頲擁篲庭廡間遺落一文字客取而視之乃詠崑崙奴子詩云指如十挺墨耳似兩張匙客異之良久瓌出客淹留言詠以其詩問瓌何人豈非足下宗庶之孽也（案此下原闕六字）之謂瓌加禮收舉必蘇氏之令子也瓌稍稍親之有人獻兎懸於廊廡之下乃召頲

詠之曰兔子死闌單將來掛竹竿試將明鏡照無異月
中看瓌讀詩異之由是學問日新文章益代及明皇平
內難旦多制誥絡繹無非頲之所出時稱小許公云
開元初上留心理道革去弊訛不六七年間天下大理
河清海晏物殷俗阜安西諸國悉平為郡縣置開遠門
亘地萬餘里入河湟之賦稅滿右藏東納河北諸道租
庸充滿左藏財寶山積不可勝計四方豐稔百姓樂業
戶計一千餘萬米每斗三錢丁壯之夫不識兵器路不

拾遺行不齎糧奇瑞疊委重譯麕至人物欣然咸思登岱告成上猶惕厲不已撝讓數四是時彭城劉晏年八歲獻東封書上覽而奇之命宰相出題就中書試張說源乾曜咸相感慰薦上以晏聞生秀妙引于內殿縱六宮觀看楊妃坐於膝上親為畫眉總髻宮人投花擲果者甚多拜為秘書正字張說問曰居官以來正字幾何晏抗顏對曰他字加正獨朋字未正說聞而異之

燕文正公弟某妹婦盧氏嘗為其家公求官候公下朝

而問馬公不語但指揩狀龜而示之女拜而歸室告其

夫曰舅得詹事矣

開元中有李幼奇者以藝干柳芳芳百韻詩芳便暗記

題之於壁謂幼奇曰此吾之詩也幼奇大驚徐曰相戲

耳此君所念書也因謂幼奇更念他新著文章一遍皆

能記

開元初潞州常敬忠十五明經擢第數年遍通五經上

書自舉云一遍誦千言敕赴中書考試張燕公問曰學

士能一遍誦千言十遍誦萬言乎對曰未曽自試燕公遂出書非人間所見也謂之曰可十遍誦之敬忠危坐而讀每遍畫地為記請七遍起曰此已誦得燕公曰可滿十遍敬忠曰若十遍誦得十遍誦得今七遍已得何要滿十遍燕公執本觀覽不暇而敬忠誦畢不差一字見者莫不嗟嘆即日聞奏命引對賜綵衣一副兼賚物拜東宫衛佐仍直集賢院侍講毛詩百餘日中三改為同輩所嫉中毒而卒

天寶中漢州雒縣尉張陟應一藝自舉曰試萬言中書考試陟令善書者二十人各執筆操紙就席環庭而坐俱占題目身自巡歷依題口授言訖即過周而復始至午後詩成七千餘字仍請滿萬宰相云七千可謂多矣何必須萬具以狀聞敕賜縑帛拜太公廟承直廣文館時號張萬言

韋臯鎮西川進奉聖樂曲兼樂上舞人曲譜到京於留邸按閱教坊人潛窺德先進之

李衛公幼時憲宗賞之坐於前吉甫每以敏捷誇於同列武相元衡召之謂曰吾子在家所嗜何書德裕不應翌日元衡具告吉甫歸以責之德裕曰武公身為宰相不問理國調陰陽而問所嗜何書其言不當所以不應
宣宗強記默識宮中厠役之賤及備灑掃者數十百輩一見輒記其姓字或將有所指念必曰召某人令措某事無一差誤者宮官宮婢以為神簿書刑獄卒吏姓名紛雜交至經覽多所記憶

崔大夫涓璵之子禮部侍郎澹之兄俊爽强記初守杭州視事數日召都押衙謂曰乍到郡未能記諸走使當直將卒凡幾人對曰直者三百乃令紙一幅大書其姓名貼于胸每人閱過自此一閱至三考未嘗誤喚一人者杭州端午競渡於錢塘弄潮先數日於湖濱列舟舸結綵為亭檻東西袤高數丈其夕北風飄泊南岸涓至湖上大將懼之事涓問競舟凡有幾令齊往南岸每一綵舫繫以三五小舟號令齊力鼓棹而引之倏忽皆至

湖州飲餞客有獻木瓜所未嘗有也傳以示客有中使即袖歸曰禁中未曾有宜進於此頃之解舟而去郡守懼得罪不樂欲撤飲官妓作酒監者立白守曰請郎中盡飲某度木瓜經宿必委中流也守從之會送中使者還云果潰爛棄之矣郡守異其言召問之曰使者既請進必函貯以行初因遞觀則以手招之此物芳脆易損必不能入獻守命有司加給取香錦面脊之

華陽楊宰幼孤六歲入雜學歸誤入人家乃父友也二

丈人彈碁次見楊氏子戲曰爾能為丈人詠此局否楊
登時叉手詠曰魁形下方天項凸二十四寸窓中月父
友驚撫其首遺以梨栗曰爾後必有文年十八一上中
進士第有詩集六十卷性狷急累居幕府主人同列多
不容同列有固護之者與詩云蝦蟇欲喫月保護常教
圓又云心明外不察月向懷中圓又云羅幃若不卷誰
道中無人其辭多怨恚其妻亦亦志行在青州幕奉使
出得疾不診脉服藥而殞

太宗使宇文士及割肉乃以餅拭手帝屢目之士及佯為不悟更徐拭而後啗之

太宗令虞監寫列女傳以裝屏風未及閱卷乃闇書之一字無失

賈嘉隱年七歲以神童召見時長孫太尉無忌李司空勣于朝堂立語李戲之曰吾所倚何樹嘉隱云松樹李曰此槐也何言松嘉隱曰以公配木何得非松長孫復問吾所倚何樹曰槐樹公曰汝不復能矯對耶嘉隱曰

何須矯對但取其鬼木耳李嘆曰此小兒獠面何得如此聰明嘉隱應聲曰尖頭尚作宰相獠面何廢聰明

崔相慎由豪爽廉察浙西有瓦官寺持法華經僧爲門徒或有術士言相國面上氣色有貴子問其娠娠之所在夫人洎媵妾間皆無所見相國徐思之乃召曽侍吏衣官妓而示術士曰果在此也及載誕日腋下有文相次分明即瓦官僧名因命小字緇郎年七歳尚不食肉一日有僧請見乃掌其頰謂曰既愛官爵何不食肉自

此方味葷血即相國垂休也

小子謀餐而已（案此上有脫文）此人豈享富貴者乎幽求聞之拂衣而出盧令遽下堦捉幽求衣伸謝之幽求竟去盧回謂諸郎官曰輕笑劉生禍從此始盧令竟為宗紀所排左遷金州司馬六月中宗晏駕十五日餔酒間裴漼卧於私第幽求忽來詣漼直入卧內戴襆耳帽子著白襴衫底著短緋白衫執漼手曰裴三死生一決言訖而去漼大驚不測其故謂其妻曰僕竟坐與（案此下有脫文）非笑

此子恐禍在須臾明日原注時去清明九十九日中宗小祥百官率慰少帝是日月華門至辰巳後方開傳聲曰斬決使劉相公出衣黄金甲佩櫜鞬統萬騎兵士白刃耀日自宗紀及前時輕笑者咸受戮於朝又喚兵部員外郎裴漼漼股慄而前幽求曰相識否漼答曰不識劉曰幽求與公俱以本官一例赴中書上任其夜凡制誥百餘首皆幽求作也自為拜相白麻云前朝邑尉劉幽求忠貞貫日義勇横秋首建雄謀果成大業可中書舍人參知機

務賜甲第一區金銀器皿十牀細婢十人馬百匹錦綵千段仍給鐵券特賜十死翌日命金州司馬盧齊卿京兆少尹知府事載柳冲常侍所著姓系劉氏卷

唐語林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唐語林卷四

詳校官侍講學士臣平　恕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候補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學録臣謝登儁

謄録監生臣汪國均

唐語林卷四

宋 王讜 撰

豪爽

明皇為潞州別駕入覲京師尤自卑損暮春豪家子數輩遊昆明池方飲次上戎服臂鷹疾驅至前諸人不悦忽一少年持酒船唱曰今日宜以門族官品自言酒至上大聲曰曽祖天子祖天子父相王臨淄王李某諸少

年驚走不敢復視上乃連飲三銀船盡一巨餾乘馬而去

明皇幸太山回車次上黨路逢父老負擔壺漿遠迎上親加存問受其所獻賜賚有差父老舊識者上悉賜酒與之話舊所過村鄉必令詢問或有喪疾俱令弔卹百姓欣然乞願駐蹕及車駕過金橋原注橋在潞州御路縈轉上見數十里旌旗嚴潔羽衛整肅謂左右曰張說言我勒兵三十萬旌旗千里挾案此下原闕一字上黨止于太原真才

子也左右皆稱萬歲遂詔吳道子韋無忝陳閎等令寫金橋圖其聖容及上所乘馬照夜白陳閎主之橋梁山水車輿人物草樹鷹鳥器仗幃幕吳道子主之大馬驢騾牛羊駱駝熊猿猪雞之類韋無忝主之其圖謂之三絕

明皇為皇孫時風神秀異英姿儁邁于朝堂叱武攸暨曰我國家朝堂汝安得恣蜂蠆而狼顧耶則天聞之曰此兒氣槩終當是吾家太平天子

明皇在藩邸時每歲畋于城南韋杜之間嘗因逐兎意樂忘反與其徒十餘人饑倦休息于大樹下忽有一書生殺驢拔蒜為具甚備上顧而奇之及與語磊落不凡問姓名王琚也自此每遊必過其舍或語多合上意乃益親之及韋氏專制上憂甚密言之琚曰亂則殺之又何慮焉上遂納其謀平國内難累拜琚為中書侍郎預配享

明皇洞曉音律絲管皆造其妙制作諸曲隨意即成如

不加意尤愛羯鼓横笛云八音之領袖諸樂不可為比嘗遇二月初詰旦巾櫛方畢時宿雨始晴景氣明麗殿庭柳杏將拆上曰對此景物豈得不為他判斷乎左右相目將令備酒獨高力士遣取羯鼓上臨軒縱擊一曲名春光好（原注上自製也）神氣自得及顧柳杏皆已發折指而笑曰不喚我作天公可乎嬪嬙侍臣皆稱萬歲又嘗製秋風高每至秋空迴徹纖埃不起即奏之必遠風徐來庭葉墜下其神妙如此

明皇起凉殿拾遺陳知節上疏極諫上令力士召對時暑毒方甚上在凉殿坐後水激扇車風獵衣襟知節至賜坐石榻陰霤沈吟仰不見日四隅積水成簾飛灑坐内含凍復賜冰屑麻節飲陳體生寒慄腹中霤鳴再三請起方許上猶拭汗不已陳纔及門遺溲狼籍逾日復故謂曰卿論事宜審勿以已方萬乘也

明皇性俊邁不好琴會聽琴正弄未畢叱琴者曰待詔出謂内官曰速令花奴將羯鼓來為我解穢

明皇封太山進次滎陽旃然河見巨黑龍命弧矢而親射之矢發龍滅自是旃然伏流于今百餘年矣按旃然即濟水溢而為滎遂名旃然左傳楚涉潁次于旃然即其地

武后朝嚴安之挺之昆弟也安之為長安兵曹權過京兆至今為寮者賴安之之術焉挺之則登歷臺省亦有時名挺之薄妻而愛其子嚴武年八歲詢其母曰大人常厚玄英（原注：妾也）未嘗慰省我母何至于斯母曰吾與汝

子母也以汝尚幼未知之也汝父薄行嫌吾寢陋枕席
數宵遂即懷汝自後相棄為汝父離婦焉其母悽咽武
亦憤惋候父出玄英方睡武持小鐵鎚擊碎其首及挺
之歸驚愕視之已斃矣左右曰小郎君戲運鎚而致之
挺之呼武曰汝何戲之甚武曰焉有大朝人士厚其侍
妾困辱兒之母乎故須擊殺非戲也父曰真嚴挺之子
武年二十三為給事黄門明年擁旄西蜀累于飲筵對
客騁其筆札杜甫拾遺乘醉而言曰不謂嚴挺之乃有

此兒也武恚目久之曰杜審言孫子擬捋虎鬚耶合坐皆笑以彌縫之武曰與公等飲饌所以謀歡何至于祖考耶房太尉琯微亦有所忤憂怖成疾武母恐害損賢良遂以小舟送甫下峽母則可謂賢也然二公幾不免于虎口矣李太白作蜀道難乃為房杜危之也其畧曰劒閣峥嶸而崔嵬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所守或非人化為狼與豺朝避猛虎夕避長蛇磨牙吮血殺人如麻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蜀道之難難于上青天側身西

望長咨嗟杜㓦自作閬中行豺狼當路無地遊從或謂章仇大夫兼瓊為陳子昂拾遺雪獄高侍御適與王江寧昌齡申寃當時同為義士也李翰林作此歌朝右聞之皆疑嚴武有劉焉之志其屬刺史章彝因小瑕武怒遽命杖殺之後為彝之外家報怨嚴氏之後遂微焉

鄭太穆郎中為金州刺史一日忽致書于襄陽于司空頔其言懇切而傲睨自若似無郡僚之禮書曰閤下為南溟之大鵬作中天之一柱騫騰則日月暗揺動則山

嶽頽真天子之爪牙諸侯之龜鑒也太穆幼孤二百餘口饑凍兩京小郡俸薄尚為衣食之憂溝壑之期斯須至矣伏惟賢公息雷霆之威垂特達之節賜錢一千貫絹一千匹器物一千事米一千石奴婢各十人且曰分千樹一葉之影即是濃陰減四海數滴之泉便為膏澤于公覽書亦不嗟訝曰鄭君所須各依來數一半以戎旅之際不全副其本望也又有匡廬符山人遣童子賫書乞買山錢百萬公遂與之仍加紙墨衣服等又有崔

郊秀才者寓居于漢上藴有文藝而家貧與姑婢通其婢端麗解音律漢南之最也姑貧鬻婢于連帥愛之以類無雙原注無雙即薛太保愛妾至今圖畫觀之給錢四十萬郊思之不已即强就府署願一見焉其婢因寒食節來從事冢還值郊立于柳陰馬上連泣誓若山河崔生贈之以詩曰公子王孫逐後塵緑珠垂淚滴羅巾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或有寫郊詩于公座公覩詩令召崔生左右莫之測及見郊曰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

路人便是君製也四百千小哉何惜一書不早相示遂命婢同歸至于幃幌奩匣悉為贈飾之物有客自零陵來稱戎昱使君席上有善歌者公遽命召焉戎不敢違逾月而至及至令唱歌歌乃戎使君送妓之詩其辭曰寶鈿青蛾翡翠裙雜成掩泣欲行雲慇懃好取襄王夢莫向陽臺夢使君公曰丈夫不能立功業為異代之所稱豈可奪人愛姬為已之嬉娛以此觀之誠可竄身于無人之地遂以繒帛贐行為書謝零陵守

李尚書翺潭州席上有舞柘枝者顔色憂悴殷堯藩侍御當筵而贈詩曰姑蘇太守青娥女流落長沙舞柘枝滿坐繡衣皆不識可憐粉臉淚雙垂李公詰其事乃故姑蘇臺韋中丞愛姬之女也李公曰吾與韋族其姻舊矣遽命更舞衣即延入與韓夫人原注吏部之姪相見顧其言語清楚宛有冠蓋風儀遂于賓榻中選士嫁之舒元輿侍郎聞之贈李公詩曰湘江舞罷忽成悲便脫蠻靴出絳帷誰是蔡邕琴酒客魏公懷舊嫁文姬李尚書初守

廬江有重繫者當大辟引慮之時啟曰昔于羣小專習一藝願于貴人之前試之乃曰長嘯也公命緩繫而聽之曰不謂蘇門之風出于赭衣之下遂蠲其罪後鎮山南夜聞長笛之音而瀏亮不絶問是何人吹也具云府獄重囚令明日引來官吏遞相尤恐使使囚徒為樂罪累必深及至公曰汝之吹竹已得其能少不事農桑可為伶人耳卒歲而憐愍之便令奔去

李相紳督大梁日聞鎮海軍進健卒四人一曰富倉龍

二曰沈萬石三曰馮五千四曰錢子濤悉能拔橛角觝之戲翌日于毬場內犒勞以老牛筋皮為炙狀瘤魁之臠原注魁酒罇也盛一斗二升多以楢槐瘤為之或銅鑄也坐于地茵大柈令食之萬石等三人視炙堅麤莫敢就食獨五千瞑目張口兩手捧炙如虎啖肉丞相曰真壯士也可以撲殺西域健酋又令試觝戲倉龍等亦不利獨五千勝之十萬之衆為之披靡于是獨留五千倉龍等退還本道語曰壯兒過大梁如上龍門也城北門常扃鐍不開開必有事公

命開之驟子營騷動軍府乃悉誅之自此遂安也李公既治淮南決吳湘之獄而持法清峻犯之者無宥有嚴張之風也狡吏奸豪潛形匿迹然出于獨見寮佐莫敢諫之李元將評事及弟仲將嘗僑寓江都李公羇旅之年每止于元將之館而叔呼之榮達之後元將稱弟稱姪皆不悅也及為孫子方似相容又有崔巡官者居鄭圃與丞相同年之舊特遠來謁纔到客舍不意家僕與市人有競詰其所以僕曰宣州館驛崔巡官下其僕與

市人皆抵極法令捕崔至曰昔嘗識君到此何不相見也崔生叩頭謝曰適憩旅舍日已遲晚相公尊重非時不敢具陳卑禮伏希哀憐獲歸鄉里遂縻留服罪笞股二十送過秣陵時人相謂曰李公宗叔翻為孫子故人忽作流囚邑人懼禍渡江過淮者衆主吏啓曰户口逃亡不少丞相曰汝不見淘麥乎秀者在下糠粃隨流隨流者不必報來自此一言竟無踰境者又有少年勢似疎簡自云辛氏郎君來謁丞相於晤對之間未甚周至

先是白居易寄元相詩曰悶勸迂辛酒閒吟短李詩且曰辛大丘度性迂嗜酒李二十紳短而能詩辛氏郎君即丘度之子也因謂李公曰小子每憶白二十二丈詩曰悶勸疇昔酒閒吟甘丈詩李曰辛大有此狂兒吾敢不存舊乎凡諸宦族快辛子之能忤丞相之受侮有一曹官到任儀質頗似府公府公見而惡之書其狀曰著青把笏也請料錢覩此形骸足可駭歎左右皆竊笑焉又有宿將有過請罰且云老兵倚侍年老而形不加若

在軍門一百也決竟不免其形凡所書判或是卒然故趨事者皆驚神破膽矣初李公赴薦嘗以古風求呂光化溫謂齊員外煦及弟恭曰吾觀李二十秀才之文斯人必為卿相果如其言詩曰春種一粒粟秋成萬顆子四海無閒田農夫猶餓死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中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先是元相廉察江東之日修龜山寺魚池以為放生之所戒其僧曰勸汝諸僧好自持不須垂釣引青絲雲山莫厭看經坐便是浮生得道時

李公到鎮遊于野寺覩元公詩笑曰僧有漁罟之事必投于鏡湖後有犯者遂不怒復為二絶以示之云剃髮多緣是代耕好聞人死惡人生祇園說法無高下爾輩何勞尚世情汲水添池活白蓮十千鬚鬣盡生天凡庸不識慈悲意自葬江魚入九泉忽有老僧謁願以因果喻之丞相問阿師從何處來答曰貧道從來處來遂決二十曰任從去處去至如浮薄賓客莫敢候問三教所來俱有區别海內服其才俊

李衛公佐武宗平上黨破回鶻自矜其功于平泉莊置構思亭伐叛亭以自旌

李丞相回少嘗遊覃懷王氏別墅王氏先世仕宦子孫以力自業待之甚厚回深德之及貴王氏子賫其家牒求謁不得通于金吾鼓舍伺丞相出拜于道左久之方省曰故人也遂廪餼之逾旬以前銜除大理評事取告身面授舊制大理寺官初上召寺僚或在朝五品以上清資保識王氏本耕田宗無故舊復邀回言之回問有

狀乎對曰無又曰有紙乎曰無袖中何物曰告身即取告身署曰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平章事李回識仍謂諸曹長曰此亦五品以上清資也

宣宗幸苑中回顧仗外舍屋際有倚竹一竿可見者止尺餘去御馬百步外遂命弓橫綜上挾矢曰朕以法制威天下而黨羌窮寇敢來干我連年兵不解我今射此竹卜其濟否左右聳觀上攘袖挽弓一發洞其竹分而為二矢貫于外左右呼萬歲賀于馬前未逾月羌果滅

裴相爲宣州觀察朝謝後閒行曲江荷花盛發與省閣諸公同遊自慈恩至紫雪樓下見五六人坐水次裴與諸人憩于旁中有黃衣飲酒軒昂笑語輕脫裴稍不平問曰君所任何官對曰諾即不敢新授宣州廣德縣令復問裴曰押衙所任何職曰諾即不敢新授宣州觀察使于是奔走而去一席皆歡聞者大笑左右訪于吏部云有廣德縣令已請換羅江令矣宣宗在藩邸聞之常與諸王爲笑樂及即位裴爲丞相因書麻制回謂左右

曰諾即不敢新授中書侍郎平章事

長孫趙公朝宴酒酣樂闋顧羣公曰無忌不才幸遇休明之運因緣寵私致位上公人臣之貴可謂極矣公視無忌何如越公（原注楊素有大功封越公）或對曰不如或曰過之公曰吾自揣誠不羨越公越公之貴也老而無忌之貴也少

李太師光顏女未聘從事許當及幕僚因從容次盛譽一鄭秀才詞學門閥冀其選揀謝曰李光顏一健兒也

遭遇多偶立微功豈可妄求名族已選得一壻也諸賢未見乃召客司小將指之曰此即某女之壻也超三五階軍職厚與金帛足矣

渾太師瑊年十一隨父釋之防秋朔方節度使張齊丘戲問將乳母來否其年立跳盪功後二年收石堡城收龍駒島皆有奇數

馬司徒討李懷光自太原引兵至寶鼎下營問其地名曰埋懷村大喜曰擒賊必矣

容止

開元中燕公張說當朝文伯冠服以儒者自處明皇嫌其異已賜内樣巾子長脚羅幞頭燕公服之入謝明皇大喜

明皇早朝百官趨班上見張九齡風儀秀整有異于衆謂左右曰朕每見張九齡精神頓生

裴僕射遵慶二十入仕裹拆上巾子未嘗隨俗樣凡代之移易者五六而公年九十時尚幼少所裹者今巾子

有僕射樣

韓晉公久鎮浙西所取賔佐隨其所長無不得人嘗有故舊子弟投之與語更無他能召之讌而觀之畢席端坐不旁視不與比坐交言後數日署以隨軍令監庫門使人視之每早入惟端坐至夕警察吏卒無敢濫出入者

李相國程為翰林學士以階前日影為入候公性懶每入必逾八磚後號為八磚學士

鄭珣瑜為河南尹送迎中使皆有常處人吏窺之馬足差跌不出三五步議者以珣瑜為河南尹可繼張延賞而重厚堅正前後莫有及

大中十一年正月一日含元殿受朝太子太師盧鈞年八十自樂懸南步而及殿墀稱賀上前舉止中禮士大夫歎之十二年正月朔含元殿受朝太子少師柳公權亦年八十復為百官班首自樂懸南步至殿下力已委頓及上尊號聖敬文思和武光孝皇帝公權誤曰光武

和孝御史彈之罰一季俸世譏公權不能退身自止

薛調李瓚同年進士調美姿貌人號為生菩薩瓚俊爽人號為劍調寬恕而瓚猜忌論者以時人所稱協其性也劉元章罷江夏入朝以風標自任一日調謁之倒屣出迎愛其風韻去而復留者數四既去謂左右曰若不見其（案此下有闕文）也調為翰林學士郭妃悅其貌謂懿宗曰駙馬盡若薛調乎頃之暴卒時以為中鴆卒年四十三

常覽鏡曰薛調豈止四十三乎豈常有言其壽者耶

杜相審權鎮浙西性寛厚左右僮僕希見其語在翰林最久習于慎密在鎮三歲自初視事坐于東廳至其罷去未嘗易處雖大臣經過亦不踰中門視事之暇日未夕非有故不還私室端默斂袵常若對賔旅夏日中欲寢息則顧軍將令下簾或四顧無人即自起去簾鈎以手捧軸徐下簾至地方拱退進止雍容如畫時杜悰先達人謂之老杜相審權為小杜相

魏僕射元忠每立朝必得常處人或記之不差尺寸

路侍中巖風貌之美為世所聞鎮成都日委執政于孔目吏邊咸日以技樂自隨宴于江津都人士女懷擲果之羡雖衛玠潘岳不足為比善巾裹蜀人見必效之後乃剪紗巾之角以異于衆也閭巷有袨服修容者人必譏之曰爾非路侍中耶此至鬻豚之肆見僧豕者謂屠主曰此豚端正路侍中不如用之比方良可笑也以官妓行雲等十人侍宴移鎮渚宫日于合江亭離筵贈行雲等感恩多詞有離魂何處斷烟雨江南岸至今播于

倡樓也

自新

江淮客劉圓嘗謁江州刺史崔沆稱前拾遺沆引坐勸曰諫官不可自稱司直評事可矣須臾他客至圓稱曰大理司直劉圓沆甚賞之

李銛錡從父弟也為宋州刺史聞錡反狀慟哭悉驅妻子奴婢無老幼量頭為枷自拘于觀察使朝廷憫之薄貶

天寶已前多刺客報恩李汧公勉為開封府鞫囚有意氣者感哀勉求生縱而逸之後數歲勉罷官客行河北偶見故囚厚迎待之告其妻曰此活我者何以報德妻曰以縑千匹可乎曰未也一千匹可乎亦曰未也妻曰大恩難報不如殺之故囚心動其僮哀勉密告勉被衣乘馬而遁比夜半百餘里至津店津店老人曰此多猛獸何故夜行勉因言其故未畢梁上有人瞥下曰幾誤殺長者乃去未明攜故囚夫妻二首而至示勉

田神功自平盧兵使授淄青節度舊官皆偏裨時部曲神功平受其拜及此前使判官劉位已下數人並留在院神功待之亦無降禮後因圍宋州見李光弼與勅使打毬聞判官張傪至光弼答拜神功大驚歸幕呼劉位問之曰太尉令日見張郎中來與之答拜是何禮也位曰判官幕客使主無受拜之禮神功曰公何不早說遂令屈諸判官謝之曰神功武將起自行伍不知朝廷禮數誤受判官等拜又不言成神功之過令還諸公拜遂

一一拜之

包誼江淛人下第遊漢南與劉太真相會辯難劉辭屈責其不敬誼擲盃中其額後太真為禮部侍郎誼應舉太真覽其文卷于包侍郎佶之家初甚驚歎及視其名廼包誼也遂默然至出牓宰相欲有去留面問太真換一名太真不能對忽記誼之姓名遽言之遂中第

魏僕射本名真宰武后朝被誣構下獄有司將出之小吏聞之以告魏魏喜曰汝名何曰元忠遂改從元忠焉

企羡

進士張倬濮陽王東之曽孫也時初落第兩手捧登科記頂之曰此千佛名經也其企羡如此

盧杞令李揆入蕃揆對德宗曰臣不憚遠使恐死于道路不達君命上惻然欲免之謂杞曰李揆暮老無使杞曰和戎之使且須諳練非揆不可且使揆去向後差使小于揆年者不敢辭遠使矣揆既至蕃長曰聞唐家第一人李揆公是否揆曰非也他那箇李揆爭肯到此恐

其拘留以此譏之也㨗門第第一文學第一官職第一㨗致仕東都大司徒杜公罷淮海也入洛見之言及頭頭第一之説㨗曰若道門户有所自承餘裕也官職遭遇爾今形骸凋瘁看即下世一切為空何第一之有

苗給事子纘應舉次而給事以中風語澁而心中至切臨試又疾亟纘乃為狀請許入試否給事猶能把筆淡墨為書曰入其父子之情切如此其年纘及第

開元以後不以姓名而可稱者燕公許公魯公不以名

而可稱者宋開府陸兖州王右丞房太尉郭令公崔太尉楊司徒劉忠州楊崖州段太尉位卑而名著者李北海王江寧李館陶鄭廣文元魯山蕭功曹獨孤常州崔比部張水部梁補闕韋蘇州二人連呼者岐薛燕許（原注大手筆）李杜姚宋（原注亦曰蘇宋）蕭李（原注文章）元和後不以名可稱者李太尉韋中令裴晉公白太傅賈僕射路侍中杜紫微位卑名著者賈長江趙渭南二人連呼者元白又有羅鉗吉網（原注酷吏）員推韋狀（原注能吏）又有四夔四凶

于良史為張徐州建封從事每自吟曰出身三十年白髮衣猶碧日暮倚朱門從朱污袍赤公聞之為奏章服焉

韓僕射臯為京兆尹韋相貫之為畿甸尉及貫之入為相臯為吏部尚書每至中書韋常興禮以申故吏之敬臯家自黄門以來三世傳執一笏經祖父所執未嘗輕授于僕人之手歸則别置于卧内一榻以示敬慎

趙昭公以儁相為吏部侍郎考前進士杜元頴宏詞登

科及鎮荆南又奏為從事杜公入相昭公復掌選至杜出鎮西川奏宋相申錫為從事數年杜以南蠻入寇貶刺循州遂卒宋以宰相被誣謫佐開州後數年昭公始卒公凡八在銓衡三領節鎮皆帶府號為尚書惟不歷工部其兵部太常皆再任年八十七歲其間未嘗遇重疾儉素寨儉素趙璘因話録作異致壽考為朝中之首

權文公德輿身不由科第嘗知貢舉三年門下所出諸生相繼為公相號得人之盛

趙郡李氏元和初三祖之後同時一人為相藩南祖吉甫西祖絳東祖而皆第三至太和開成間又各一人前後在相位德裕吉甫之子固言藩再從弟皆第九珏亦絳之近從

李尚書益有宗人庶子同名俱出于姑臧公而人謂尚書為文章李益庶子為門户李益而尚書尚兼門地焉甞姻族間有禮會尚書歸笑謂家人曰大堪笑今日局席兩箇座頭總是李益

李太師逢吉知貢舉牓未放而入相禮部尚書王播代放牓及第人就中書見座主時謂好脚迹門生前世未有

陽城為朝士家苦貧常以布衾木枕質錢數萬人爭取之

李愿司空兄弟九人四有土地愿為夏州徐泗鳳翔宣武河中五節度憲為江西觀察嶺南節度愬為唐鄧襄陽徐泗鳳翔澤潞魏博六節度聽為夏州靈武河東鄭

滑魏博邠寧七節度一門登壇受鉞無比焉

胡尚書証河中人太傅昭公鎮河中尚書建節赴振武備桑梓禮入謁持刺稱百姓獻昭公詩云詩書入京國旌旆過鄉關州里榮之進士趙櫓著鄉籍一篇誇河東人物之盛皆實録也同鄉中趙氏軒冕文儒最著曾祖祖父世掌綸誥櫓昆弟五人進士及第皆歷臺省盧少傅弘宣盧尚書簡辭弘正簡求皆其姑子也時稱趙家出外家敬氏先世亦出自河中人物名望皆謂至盛櫓

著鄉籍載之

楊僕射於陵在考功時與李師稷及第至其子相國嗣復知舉門生集侯僕射而李公在座時人謂之楊家上下門生世有姑之壻與姪之壻謂之上下同門蓋以此況也

李相石庾尚書承宣門生不數年李佐魏博軍因奏事特賜紫而庾尚衣緋人謂李侍御將紫底緋上座主

李相宗閔知貢舉門生多清雅俊茂唐冲薛庠袁都時

謂之玉笋

柳公權與族孫璟開成中同在翰林時稱大柳舍人小柳舍人自祖父郎中芳已來奕世文學居清列久在名場淹屈又擢第首冠諸生當年宏詞登高科十餘年便掌綸誥侍翰苑性喜汲引後進多出其門以誠明待物不妄然諾士益附之

開成三年書判考官刑部員外郎紇于公崔相羣門生也紇于及第時于崔相新昌宅小廳中集見座主及為

考官之前假居崔相故第亦于此廳見門生焉是年科目八人勑頭孫河南穀先于鴈門公為丞紇干封鴈門公

文宗自太和乙卯歲後常戚戚不樂事稍閒則必有歎息之音會幸三殿東亭見横御架巨軸上指謂畫工程修已曰此開元東封圖也命内臣懸于東廡下上舉玉如意指張説輩歎曰使吾得其中一人則可見開元之理

文宗為莊恪太子選妃朝臣家子女悉令進名中外為之不安上知之謂宰臣曰朕欲為太子求汝鄭間衣冠子女為新婦扶出來田舍齁齁地如聞朝臣皆不願與朕作親情何也朕是數百年衣冠無何神堯打朕家事羅訶去（案此句文義難解疑有脫誤或是當時俚語）遂罷其選

馮河南宿之三子陶寛圖兄弟連年進士及第連年登宏詞科一時之盛無比太和初馮氏進士十人宿家兄弟叔姪亦八人焉

李右丞廙年二十九為尚書右丞

宣宗好儒多與學士小殿從容議論殿柱自題曰鄉貢進士李某或宰臣出鎮賦詩以贈之凡對宰臣及上言者必先整容貌易衣盥手然後召見語及政事即終日忘倦

宣宗愛羨進士每對朝臣問登第否有以科名對者必有喜便問所賦詩賦題并主司姓名或有人物優而不中第者必歎息久之嘗于禁中題鄉貢進士李道龍宦

官知書自文宣二宗始

宣宗尚文學尤重科名大中十年鄭顥知舉宣宗索登科記顥表曰自武德以後便有進士諸科所傳前代姓名皆是私家記錄臣尋委當行祠部員外郎趙璘採訪諸科目記撰成十三卷自武德元年至于聖朝勅翰林自令放牓後仰寫及第人姓名及所試詩賦題目進入仰所司逐年編次

李某為中丞奏孔尚書溫徐相商為監察御史孔為中

丞李在外多年除宗正少卿歸而為丞郎每讌集時人以為盛事

大中九年沈侍郎詢以中書舍人知舉其門生李彬父叢為萬年令同年有起居之會倉部李郎中蟥時在座因戲諸進士曰今日極盛某與賢座主同年謂郴州李侍郎也衆皆以為異是日數公皆詣賔客馮尚書審則又郴州座主楊相國之同年也舉座異之

張不疑進士擢第宏詞登科當年四府交辟江西李中

丞凝東川李相回淮南李相紳興元歸僕射融皆當時盛府不疑赴淮南命到府未幾以協律郎卒不疑娶崔氏以不協出之後娶顔氏

東裔有識山川者徧禮五嶽一拜而退惟入關望華山自關西門步步禮拜至山下仰望嘆訖七日而去謂京師衣冠文物之盛由此而致

崔起居雍少有令名進士第與鄭顥齊名士之遊其門者多登第時人語爲崔雍鄭顥世界自起居郎出守和

州遇龐勛寇歷陽雍棄城奔浙西為路巖所構賜死雍兄明序福兄弟八人皆進士列甲乙科當時號為點頭崔家澹容貌清瘦明白擢第升朝崔鉉辟入幕先是朝中以流品為朋甲以名德清重者為首咸通中李都為大龍甲頭沙汰名士以緯緯其伍涓澹兄弟也澹在品中以涓强侵為麤卒不取焉涓卑屈欲見取其黨皆避之

琅邪王氏與太原皆同出于周琅邪之族世貴號鐻頭

王氏太原子弟爭之稱是已族然實非也太原自號鈒鏤王氏崔氏博陵與清河亦上下其望族博陵三房第二房雖長令其子孫即皆拜第三房子弟爲伯叔老蓋第三房婚娶晚遲世數因而少故也始臧李氏亦然其第三房皆受大房第二房之禮清河崔氏亦小房最著崔程出清河小房也世居楚州寶應縣號八寶崔氏寶應本安宜縣崔氏夢捧八寶以獻勑改名焉程之姨北門李相蔚之夫人蔚乃姑臧小房也判鹽鐵程爲揚州

院官舉吳堯卿蔚以為得人竟亂莞擢之任程累郡無政績小杜相聞程諸女有容德致書為其子讓能娶焉程初辭之謂人曰崔氏之門若有一杜郎其何堪矣而杜相堅請不已程不能免乃于寶應諸院取一娣姪嫁之其後讓能貴為國夫人而程之女不顯

進士舉人各樹名甲元和中語曰欲入舉場先問蘇張蘇張猶可三楊殺我後有東西二甲東呼西為菰茫隊言其無藝也開成會昌中又曰魯紹瓌蒙識即命通又

曰鄭楊段薛炙手可熱又有薄徒厚徒多輕侮人故裴泌侍御作美人賦譏之後有瓌值韋羅甲又曰瑝值都雍識即命通又有大小二甲又有注巳甲又有四字甲言深輝軒庭又四凶甲又芳林十哲言其與宦官交遊若劉煜任江泊李巖士蔡鋋秦韜玉之徒鋋與巖士各將兩軍書題求華州解元時謂對軍解頭太和中又有杜顗竇紃蕭嶰極有時稱為後來領袖杜昇自拾遺賜緋後應舉及第又拜拾遺時號著緋進士鄭延昌相公

為京兆尹兼知貢舉

白居易葬龍門山河南尹盧貞刻醉吟先生傳于石立于墓側相傳洛陽士人及四方游人過屬墓者必奠以卮酒故冢前方丈之土常成渥

崔魏公鉉與江西李侍郎騭同在李相石襄陽幕中鉉自下追入不二年拜丞相騭時在幕為李相草賀書曰賓筵初啟曾陪樽俎之歡將幕未移已在陶鈞之下原注杜佑佐權德輿幕李珏佐牛僧孺幕後與使主同為相

鄭裔綽為浙東觀察使奏侍御史鄭公綽為副使幕客與府主同姓聯名甚寡

咸通末鄭渾之為蘇州録事談銖為鹺院官鍾輻為院巡俱廣文時湖州牧李超趙蒙相次俱狀元二郡地土相接時為諾曰湖接兩頭蘇連三尾

蘇員外粹與母弟冲俱鄭都尉顥門生後粹為東陽守冲為信陽守欲相見境上本府許之兩郡之守攜賔客同府主出省俱自外郎兄弟之榮少比

范陽盧自興元元年癸亥德宗幸梁洋二年甲子鮑防侍郎知舉至乾符二年乙未崔沆侍郎知舉計九十二年而二年停舉九十年中登進士者一百一十六人諸科在外而為子皆聯子有訛誤案此句疑所不聯者不十數人然而後謂盧氏不出座主自唐來唯景雲二年考功員外郎盧逸知舉後無繼者韋都尉保衡常怪之咸通十三年盧莊為閤長都尉欲以知禮部莊七月卒盧相攜在中書以為恥廣明元年乃追盧渥中丞入知舉帖經

後黄巢犯闕天子幸蜀韋昭度侍郎于蜀代之放十二人

閩自貞元以前未有進士觀察使李錡始建庠序請獨孤常州及為新學記云緩胡之纓化為青衿林藻弟蘊與歐陽詹覩之歎息相與結誓繼登科第

薛元超謂所親曰吾不才富貴過平生有三恨恨始不以進士擢第不娶五姓女不得修國史

高宗承貞觀之後天下無事上官侍郎儀獨持國政嘗

凌晨入朝循洛水堤步月徐轡詠云脉脉廣川流驅馬歷長洲鵲飛山月曙蟬噪野風秋音韻清亮羣公望之猶若神仙焉

明皇既誅韋氏擢用賢良革中宗之政依貞觀故事有志者莫不想太平中書令姚元崇侍中宋璟御史大夫畢構河南尹李傑皆一時之選時人稱姚宋畢李焉

開元二十三年加榮王已下官勑宰臣入集賢院分寫告身以賜之侍中裴耀卿因入書庫觀書既而謂人曰

聖上好文書籍之盛事自古未有朝宰充使學徒雲集官家設教盡在是矣前漢有金馬石渠後漢有蘭臺東觀宋有總章陳有德教周則虎門麟趾北齊有仁壽文林雖載在前書而事皆瑣細方之今日則豈得扶輪捧轂者哉

傷逝

天寶十五載正月安祿山反陷洛陽王師敗績關門不守車駕幸蜀次馬嵬驛六軍不發賜貴妃死然後駕發

行至駱谷上登高平馬上謂力士曰吾蒼皇出狩不及辭宗廟此山絶高望見秦川吾今遥辭陵廟下馬東向再拜嗚咽流涕左右皆泣又謂力士曰吾取張九齡之言不至于此乃命中使往韶州以太牢祭之既而取長笛吹自製曲曲成復流涕詔樂工録其譜至成都乃進譜而請名上已不記顧左右曰何也左右以駱谷望長安索長笛吹出對之良久曰吾省矣吾因思九齡可號為謪仙怨有人自西川傳者無由知其本末但呼為劍

南神曲其音怨切動人大歷中江南人盛傳隨州刺史劉長卿左遷睦州司馬祖筵聞之長卿隨撰其詞意頗自得蓋亦不知事之始詞云晴川落日初低惆悵孤舟解攜鳥去平蕪遠近人隨流水東西白雲千里萬里明月前溪後溪獨恨長沙謫去江潭春草萋萋其後台州刺史竇弘餘以長卿之詞雖美而與本曲意興不同復作詞以廣不知者其詞曰兵塵犯闕衝闗金輅提攜玉顏雲雨此時消散君王何日歸還傷心朝恨暮恨回首

千山萬山獨望天邊初月蛾眉獨自彎彎

德宗初登勤政樓外無知者望見一人衣緑乘驢戴帽至樓下仰視久之俛而東去上立遣宣宗京尹令以物色求之尹召萬年捕賊官李銘使促求訪李尉佇立思之曰得必矣出召幹事所由春明門外數里內應有諸司舊職事伎藝人悉捜羅之而緑衣果在其中詰之對曰某天寶舊樂工也上皇當時數登此樓每來鴟必集樓上號隨駕老鴟某自罷居城外更不復見今羣鴟盛

集又覺景象宛如昔時必知天子在上悲喜且欲泣下

于是勅盡收此輩却係教坊李尉亦為京尹所擢用後

至郡守

貞元四年劉太真侍郎入貢院寄前主司蕭聽尚書詩

曰獨坐貢闈裏愁心芳草生山公昨夜事應見此時情

太和九年仇士良誅王涯鄭注上或登臨遊幸雖百戲

列于前未嘗少悦往往瞠目獨語左右不敢進問題詩

云輦路生春草上林花發時憑高何限意無復侍臣知

更于殿内看牡丹翘足凭栏诵舒元舆牡丹赋云俯者如愁仰者如悦开者如语合者如咽久之方省元舆词不觉叹息泣下时有宫人沈阿翘为上舞河满子词声態宛转锡以金臂环乃问其从来阿翘曰妾本吴元济女元济败因入宫

王太尉播少贫居瓜州寄食多为人所薄及登第历荣显掌盐铁三十余年自刘忠州之后无如播者后镇淮南乃游瓜洲故居赋诗感旧李卫公出在蜀关而致和

其詩以寄播

宣宗以憲宗常幸青龍寺命複道開便門至寺昇眺追感者久之

杜豳公悰公主進狀請落駙馬都尉云臣每見官銜有駙馬字悽感難勝

太宗謂梁公曰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朕嘗保此三鏡用防已過今魏徵殂逝一鏡亡矣

太宗聞虞監亡哭之慟曰石渠東觀之中無復人矣

杜羔有至性其父為河北尉卒母非嫡經亂不知所之羔常抱終身之感會堂兄兼為潞州府判官鞫獄于私第有老婦辯對見羔出入竊謂人曰此少年狀類吾夫詰之乃羔母也自此迎歸又往求先人之墓邑中故老已盡不知所詢館于佛寺日夜悲泣忽視屋柱煙煤之下見字數行拂而視之乃其父遺迹言我子孫若求吾墓當于某村某家問之羔號哭而往果有老父年八十

餘指其丘壠遂得歸葬

栖逸

宣州當塗隱居山巖即陶貞白鍊丹所也罏迹猶在後為佛舍有僧名彥範俗姓劉雖為沙門而通儒學邑人呼為劉九經顏魯公韓晉公劉忠州穆監寧獨孤常州皆與之善各執經受業者數十人年八十猶強精神僧律不虧唯頗嗜飲酒亦不亂學者有攜壺至者欣然受之每飲三數盃則講說方銳所居有小圃自植茶為鹿

所損衆勸以短垣隔之諸名士悉為運石共成務兵部贊事之最謹嘗得美酒密以小甆壺置于懷中累石之際白師曰有少好酒和尚飲否彥範笑而滿引徐謂務曰不用般石且來聽書遂與剖析奥旨至多不倦人有得務兵部遺彥範書者其辭云某偶忝名宦皆因善誘自居班列終日塵屑却思昔歲臨清澗蔭長松接侍座下獲聞微言未知何時復遂此事遥瞻水中月嶺上雲但馳攀想而已和尚薄于滋味深于酒德所食僅同嬰

皃所飲或如少壯常恐尊體有所不安中夜思之實懐憂戀其誠切如此月日之下稱門人姓名狀和尚前

元和初南嶽道士田良逸蔣含弘有道業遠近稱之號曰田蔣良逸天資高峻虚心待物不為表飾吕侍郎渭楊侍郎憑觀察湖南皆師事之潭州旱祈雨不應或請邀之楊曰田先生豈為人祈雨者耶不得已迎之良逸蓬髮敝衣欣然就轝到郡亦終無言即日降雨所居嶽觀内建黄籙壇場已俱而天陰晦弟子請先生祈晴良

逸亦無言岸幘垂髮而坐左右整冠履扶而昇壇亦遂

晴霽嘗有村老持一絹襦來施良逸對衆便着坐客竊

笑不以介意楊憑嘗迎至潭州良逸方洗足使到乘小

舟便行侍者以履襪追及于衡門即于門外坐甎堦着

襪若無人在旁楊自京尹謫臨賀尉使使候之遺以銀

䙰良逸受之便悉付門人使還良逸曰報汝阿郎不久

即歸勿憂也未幾楊果移杭州長史良逸未嘗干人人

至亦不送不記人官位姓名第與呂渭分最深後呂郎

中溫為衡州刺史因祭嶽候先生告以使君侍郎之子及溫入良逸下繩牀撫其背曰你是呂渭兒子耶溫泫然降堦先生亦不止其真率如此良逸毋為喜王寺尼寺中皆呼良逸為小師良逸常日負兩束薪以奉母或自有故不及往即弟子代送之或傳寺衆晨起見一虎在田媼門外走以告媼媼曰毋怪應是小師使致柴耳含弘有操尚時人以為不及良逸然二人齊名常兄事良逸善符術後居九真觀曾使弟子至縣市齋物不及

期還詰其故云于山口遇猛虎當道不去以故遲滯舍
弘曰吾居此庇渠已多時何敢如此即以一符置所見
處明日虎踣符下舍弘聞之曰吾本以符却之豈知遂
死既以害物安用術為取符焚之後不復留意又有歐
陽平者行業亦高兄事舍弘而道業不及也歐陽一夕
夢三爐自天而下若有召說既寤潛告人曰二先生不
久去矣我繼之俄而田良逸死舍弘次年卒桐柏山陳
寡言徐虛符馮雲翼三人皆田之弟子也衡山周混沂

蔣之弟子也陳徐在東南品地比田蔣而馮在歐陽之列周自幼入道善科法亦為南嶽之冠

江南多名僧貞元元和已來越州有清江清晝婺州有乾俊乾輔時謂之會稽二清東陽二乾

白居易少傅分司東都以詩酒自娛著醉吟先生傳以自敘盧尚書簡辭有别墅近伊水亭榭清峻方冬與羣從子姪同登眺嵩洛既而霰雪微下說鎮金陵時江南山水每見居人以葉舟浮泛就食菰米鱸魚思之不忘

逡巡忽有二人衣蓑笠循岸而來牽引篷艇船頭覆青幕中有白衣人與衲僧偶坐船後有小竈安銅甑而炊丱角僕烹魚煮茗泝流過于檻前聞舟中吟笑方甚盧歎其高逸不知何人從而問之乃白居易與僧佛光自建春門往香山精舍

李瞻漢之子有文學氣貌淳古非其人雖富貴不交也累遷司封郎中歸茅山徵拜給事中不就兩京亂竟不罹其禍

李尚書襃晚年修道居陽羨川石山後長子召為吳興次子昭為常州當時榮之

吳郡陸龜蒙字魯望舊族也其父賓虞進士甲科浙東從事侍御史家于蘇臺龜蒙幼精六籍弱冠攻文與顏蕘皮日休羅隱吳融為益友性高潔家貧思養親之禄與張摶為吳興廬江二郡倅著吳興實録四十卷松陵集十卷笠澤叢書三卷丞相李公蔚盧公擕景重之羅給事寄陸詩云龍樓李丞相昔歲仰高文黃閣今無主

青山竟不焚蓋嘗有徵聘之意唐末以左拾遺授之詔下之日疾終光化三年贈右補闕吳侍郎融立傳貽史官右補闕韋莊撰誄文相國陸希聲撰碑文給事中顔蕘書皮日休博士爲詩友冠死淛中方干詩名著于吳中陸未許之一旦頓作詩五十首裝爲方干新製時輩吟賞降仰陸謂曰此乃下官效方干之所作也方詩在模範中爾奇意精識者亦然之薛許州能以詩道爲已任還劉夢得詩卷有詩云百首如一首卷初如卷終譏

劉不能變態乃陸之比也

天寶之亂元結自汝墳率隣里南投襄漢保全者千餘家乃舉兵宛葉之間有城守扞寇之力結天寶中稱中行子始在商餘山自稱元子逃難入猗玗洹始稱猗玗子或稱浪士漁者呼為聱叟酒徒呼為漫郎

崔趙公嘗問徑山曰弟子出家得否徑山曰出家是大丈夫事非將相所為也

太歷中關東饑疫人多死滎陽人鄭損率有力者每鄉

為一大墓以葬棄尸謂之鄉葬翕然有仁義之聲損盧藏用之甥不仕鄉里號為雲居先生

竟陵僧于水濵得嬰兒者育為弟子稍長自筮得蹇之漸繇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乃姓陸氏字鴻漸名羽有文學多意思恥一物不盡其妙最曉茶譽縣為甆偶人號陸鴻漸買十㼾得一鴻漸市人沽茗不利輒灌注之羽于江湖稱竟陵子于南越稱桑苧翁貞元末卒

韓愈好奇嘗與客登華山絕頂度不可下返發狂慟哭

為遺書華陰令百計取之乃下

陽城居夏縣拜諫議大夫鄭絪居閿鄉拜右拾遺李周

南居曲江拜校書郎時人以為轉遠轉高轉近轉卑也

賢媛

高祖乃煬帝友人煬帝以圖讖多言姓李將王每排斥

之而後因大會煬帝目上呼為阿婆面上不懌歸家色

猶摧沮后怪而問久之方說帝目某為阿婆面后喜曰

此可相賀公是襲唐公唐之為言堂也阿婆面是堂主

上大悦

上都崇勝寺有徐賢妃妝殿太宗召妃久不至怒之因進詩曰朝來臨鏡臺妝罷且徘徊千金始一笑一召詎能來

狄仁傑為相有盧氏堂姨居午橋南別墅未嘗入城仁傑伏獵每脩禮甚謹嘗雪後休假候盧氏安否適見表弟挾弧矢攜雉兎來歸羞味進于堂上顧揖仁傑意甚輕傲仁傑因啟曰某今為相表弟有何欲願悉力從其

意姨曰吾止有一子不欲令事女主仁傑慙而去

明皇柳婕妤有才學上甚重之婕妤妹適趙氏性巧慧因使工鏤板為雜花象之而為夾結因婕妤生日獻王皇后一匹上見而賞之因勑宮中依樣製之當時甚秘後漸出遍于天下乃為至賤所服婕妤生延王肅宗肅宗見王則語左右曰我與王兄弟中更相親外家皆關中貴族盖柳氏奕葉貴盛人物盡高方輿公康城公皆

北史有傳矣睦州俊邁風格特異自隋之後家富于財

嘗因調集至京師有名娼曰嬌陳者姿藝俱美為士子之所奔走睦州一見因求納焉嬌陳曰第中設錦帳三十重則奉事終身矣本易其少年乃戲之也翌日遂如言載錦而張之以行嬌陳大驚且賞其奇特竟如約入柳氏之家執僕媵之禮節操為中表所推明皇在人間聞嬌陳之名及召入宮見上因涕泣稱痼疾且老上知其不欲背柳氏乃許其歸因語之曰我聞柳家多賢女子可以備職者為我求之嬌陳乃以睦州女弟對乃選

入充婕妤生延王及永穆公主焉

明皇在禁中嘗稱阿瞞亦稱鴉壽安公主是曹野那姬所生也以其九月而誕遂不出降常令衣道衣主香火小字蟲娘明皇呼爲師娘時代宗起居上曰汝在東宮甚有令譽也因指壽安曰蟲娘是鴉女汝後可與一名號及代宗在靈州遂命蘇發尚之封壽安公主也

刑部郎中元沛之妻劉氏全白之妹賢而有文學著女儀一篇亦曰直訓劉既寡居奉道受籙于吳筠先生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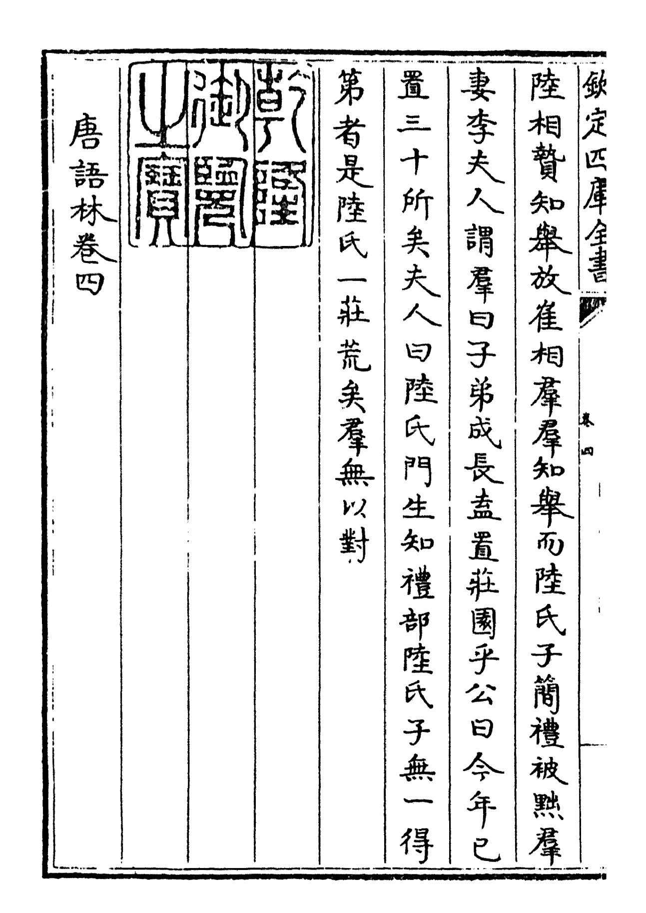
苦壽考長子固早有名官歷省郎刺史國子司業次子
察進士及第累佐使府後隱居廬山祭之長子瀚好道
不仕次子充進士及第亦尚道家
和政公主肅宗第三女也降柳潭肅宗宴于宮中女優
有弄假官戲緑衣秉簡謂之參軍樁天寶末番將阿布
思伏法其妻配掖庭為善優因使隸樂工是日遂為參
軍樁上及侍宴者笑樂公主獨俛首嚬眉不視上問其
故公主遂諫曰禁中侍女不少何必須得此人使阿布

思真逆人也其妻亦同刑人不合近至尊之座果寃横又豈思使其妻與羣優雜處為笑謔之具哉妾雖至愚深以為不可上亦憫惻遂罷戲而免阿布思之妻由是賢重公主即柳晟母

郭子儀鎮汾陽時殿中柳芳為掌書記柳君有母汾陽王每因大讌嘗誡左右曰柳侍御太夫人就棚可先來告及趙夫人與至王降階與僚屬序立候至棚而退嘗謂柳君曰子儀㓜孤不識奉養今日幸忝恩寵踰望雖

為貴盛實無侍御之榮因嗚咽久之又曰若太夫人許見顧子儀之家當使南陽夫人以下執爨子儀自捧饌而趨夫人以清潔自居終不一往

劉玄佐貴為將相其母月織絁一匹示不忘本每觀玄佐視事見縣令走階下退必語玄佐貴為將相吾向見長官白事畢敬不覺恐悚思汝父為吏本縣時常畏長官汗慄今爾當廳據案待之亦何安也因喻以朝廷恩寄之重須務捐軀故玄佐終不失臣節



陸相贄知舉放崔相羣羣知舉而陸氏子簡禮被黜羣妻李夫人謂羣曰子弟成長盍置莊園乎公曰今年已置三十所矣夫人曰陸氏門生知禮部陸氏子無一得第者是陸氏一莊荒矣羣無以對

唐語林卷四